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新二版

清代紀
實史料

賽金花故事

洋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洪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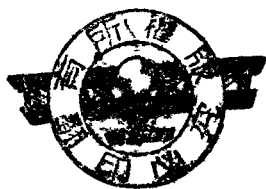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賽金花



李鴻章

夜事夷寢

賽金花之
最後丈夫
魏阜歐

賽金花

魏阜歐



客

三



賽金花故事目次

插圖	一
劉半儂先生訪賽記	一
自述身世	一
幼小時代	二
忽忽一年的買笑生涯	四
嫁洪鈞	七
在歐洲	九
洪鈞之歿	一四
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	一六
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南班之前	二〇
前後後	二〇

拳匪猖獗逃京避難	二三
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	三五
聯軍肆虐維護軍人	三七
儀鸞殿之失火	四三
議和時之諄勸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	四五
墜馬中傷	四八
班妓服毒己身受禍	五〇
被押刑部遞解回籍	五四
在滬重張豔幟	五八
申報北平通信	六一
賽金花之聰明	六四
賽金花之別名多	六五
功不可沒	六六

賽金花 目次

夜來夷寢	六七	憶賽金花舊事	八二
結識了瓦德西將軍	六八	賽金花死之俄頃	八三
儀鑾殿大火洋情	六八	賽金花之生前死後	八五
訪賽回憶	七二	賽金花之葬地陶然亭	八七
賽金花之最後丈夫魏阜歐	七二	賽金花的性格	八九
賽金花的二僕	七三	賽金花的死	九〇
賽金花逝世與二僕	七四	故都名士紀念賽金花	九一
關於賽金花的戲劇	七四	哀賽金花	九二
守節	七五	對於賽金花的感想	九三
贈畫	七五	賽金花死了	九七
贈儀	七五	改正年表	九九
輓輓	七五		
會孟樸求追賽金花之謎	七六		
賽屑	八〇		
賽金花的貧乏			

賽金花

劉半儂先生訪賽記

△自述身世

我本姓趙，生長姑蘇，原籍是徽州，家中世業當商。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十二歲上，因鬧長毛（即太平天國，以其披髮，俗皆呼曰長毛）我們徽州很受蹂躪，家人都四散奔逃了，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個叫朱鬚子的合夥開當舖。後來亂事平定，也沒有回本鄉，就在蘇州落戶了。我的母親是蘇州人，姓潘，容貌長得很美，性子又溫和，親友們都稱她賢惠。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她整整三十歲，這時候，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

我的祖父叫趙多明，人極忠厚，篤信神佛，天天燒香磕頭，求着多子多孫。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但不幸因鬧長毛都流離失散了，以後也迄無音訊，不知死活，賸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

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家務都歸她主持，只是脾氣太大，約束家人嚴厲極了，偶犯事過，便遭申斥，家裏人沒有不怕她的。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從未打過一下，罵過一句，一切飲

食服用，也都精心細意的給預備。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會伺候她的緣故。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因我嫁了洪家不久，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她着實捨不得叫走，却又無法攔阻，心裏總是在羅念。到了歐洲，我又不能常寫信給家裏，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憂慮成了病，以致不起，臨危時，還叨叨絮絮的說：盼望見我一面，這樣遠遠的路程，怎麼容易回來呢？

我還有一弟弟，中年病歿，已娶妻，無子。

『彩雲』是我的乳名。姓傅是假冒的，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爲顧全體面，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便想得一個富字，取『富而有財』之意，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傍的傅字了，嫁了洪家。洪先生給取名『夢鸞』，脫離洪家後，又改爲『夢蘭』。

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人口繁殖。後分二支：一曰千戶堂，一曰積禧堂。有兩個祠堂，修蓋得非常壯麗。

附言：

或謂伊之姓趙，也是冒出，實乃姓曹，爲清代某顯宦之後。

▲幼小時代

我小時就很聰敏，什麼禮節，都懂得。也會款待人。七八歲時，家中有親友來，總是先打招呼，裝煙倒茶，陪着人家談話。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一到我家，便忙着打聽我，找我。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見我如此，便對我更加疼愛，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

我到了十幾歲，出落的俊俏非凡，又天性喜歡妝飾，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一打扮起來，人都說好看，都說：『這小妮子，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有時我在門口閉立，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都向我凝目注視，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

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叫『狀元飯』，是用紅苧菜加豬油拌飯。我小時最愛喫這個，有人便說我：『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名鈞，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

蘇州話。我從小就說蘇州話，官話是後來纔學會的。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只有我母親，因是蘇州人，她說蘇州話。

這時候，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祖父同朱鬍子合夥開的當舖，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

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差不多全靠借債典賣度日，我祖母整日價愁得什麼似的，但爲顧全體面，還竭力支撐着門面，不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叫人家知道笑話。

▲忽忽一年的買笑生涯

我家有一使女，名喚小阿金，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後來家裏的境况越來越窮，就把她打發走了。她出去先跟了別家，後又歸一姓金的，名叫金石泉。金有一妹子叫雲仙，當時在蘇州，很出風頭的一個拉繆的，交際很廣，蘇州的闊人差不多她都認得。她久已聞知我的艷名，想着引誘我爲娼，從中圖利，只苦於無法着手。小阿金一到她家，她有了法子，就授命小阿金托詞來我家閒玩，尋機會先把我誘到她家，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

這時我纔十三歲，雖然聰明，究竟幼稚，又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現在她能常常來我家伴我嬉戲，更邀我出去遊玩，心裏怎不願意？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她若知道了，是不會叫我出去

的。

有一天，是個春季，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金雲仙道：『今天天氣清爽，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好麼？』我是貪玩，那裏都願意去。我們出了城，見河裏有許多隻船，佈置的全很講究，船上人有的在那兒

豁拳喫酒，有的唱曲，煞是熱鬧。一會兒，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坐下後，船裏的人都和我攀談鬥笑，我覺得這很好玩，也不害羞，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又到一船，也是這樣說說笑笑，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纔同她們回家。心裏只知道這是玩，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騙我到花船上去『出條子』。當時每一個清倌條子是給四塊銀圓，這次金雲仙借着我，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

以後，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家裏人全不知曉。一天，又隨她到一處，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睹我驚訝道：『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我聽着暗笑，心裏說：『怎麼不是？』

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家裏也已知，我祖母很難過了些時，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說：『家裏的境况，這幾年很是困難，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多少總能有些補助。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好好的嫁了，也沒有什麼不對。』祖母想了想，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答應。

我是只作清倌人，應酬條子。蘇州那時候也沒有『花捐』。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多半都在花船上，或逕到客的宅裏。

到了五月裏，因有個吳三大，脾氣太倨傲，一日招我侑酒，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大鬧一頓，摔毀許多器物，把我嚇壞了，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來。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說了好些謙遜話，纔又出去的。

這時候，蘇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都在倉橋浜一帶，往來於閶門虎邱之間。這種船都是雙開門，四面有玻璃窗，外邊周圍帶欄干，彩繪很精麗。船裏面也夠寬敞，能擺下兩桌筵席。一切的佈置講究極了，挂着很多的華燈，還有用茉莉花穿成的花籃，棹椅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的。

當時最著名的花船，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叫作「坐艙姑娘」；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叫作「清船」。客人若不願意要坐艙姑娘，也能隨意外邊去叫。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是在六月，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

叫「條子」的規矩是：誰叫的條子，姑娘就搬個凳兒坐在誰傍邊，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盃茶，都用蓋碗，這是專爲給姑娘喝的。姑娘陪客不許喫酒，可以喫水果，嗑瓜子。這時候還沒有紙煙，雪茄煙倒有，但吸的人很少，普通都是用水煙，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

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如粉盒、檳榔盒等等，尋常都是銀質的；闊一些的還有金質的。

或鑲寶石的粉盒是爲預備隨時備用，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客人在飯後，可以隨便取食。姑娘出門都帶着娘姨。

條子錢，清信四圓，紅信五圓，但實收却是一樣，因姑娘臨走時必須賞給下人錢，清信一圓，紅信兩圓，這叫『坐艙裏』。把錢放在茶盤底下，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把錢拏起來向船板上一丟，噹啷一響，便喊『某小姐賞』外面就齊聲大嚷着：『謝謝』語音頗爲動聽。

船上全代辦酒席，價錢清船比較便宜，連酒飯費在內，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夠：花船（即帶姑娘的）就貴多了，每天非百圓左右不可，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闊的多。客人上船，總在下午。開飯須待掌燈以後，如果覺餓，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喫。大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

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駛船人技術很精，能叫船快慢自如，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最好的是『打招』一篙下去，船就在水中打起盤旋，四周圍水如濺珠，真個有趣！

這時候的姑娘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有的還能唱整齣的崑腔。用的樂器，就是笛子和琵琶。琵琶是自己彈，笛子有師父給吹。我不會唱，因爲從小沒有下過工夫，臨時趕着學些，那就差多了。

▲嫁洪鈞

我十三歲那年，出去的工夫不多，就認識了洪先生，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初次一見面，我倆便很投契，他愛我極了，只要在一起，話總是不會說完的。

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他不常出門，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吳承儒、姚念慈、沈問之、老潘、四大人幾位，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他們悶了時，常鬪一種牌，名叫『打黃河陣圖』。這種牌也有花，公二三等，輸贏很大。他們每次鬪牌，總叫我傍邊陪着。

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他的朋友們就說：『你既對彩雲這麼好，爲什麼不娶了她？』他道：『我年紀太大了，覺有些不好意思。』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我祖母嫌是做偏房執意的不肯，他們又託許多人過來。長說短說，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洪家也一一答應了，這纔說成，媒人算是吳承儒、姚念慈。

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過去。——我十四歲，洪先生整五十——婚禮也很莊重，坐的是綠呢大轎，前面打着麒麟狀元紗燈，儀仗甚都好，不氣派！

洪先生名鈞，號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歲中的狀元。正太太比他長兩歲，南京王家的小姐，還有一個姨太太是揚州人。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陸潤庠之女）。一家人都

很和藹，正太太待人尤好。我過去，他們都很喜歡我，都稱呼我「新太太。」

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滿帶我進京。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德、奧和四國欽差大臣，沒有能在京多住就動身了。

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創於曾國藩，以其船身頗長故名。）這種船身子很長，兩邊用許多船夫，駛起來快極。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真忙個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輪船，應酬纔少些。

到上海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們下了船，我見洪先生已上了輪，我也就隨着上輪，這時候幕然響了三聲大炮，我不知道是作什麼，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身上打起抖來，女僕們趕忙攙着我纔上了輪。原來這是放一種表示敬禮的砲，我那裏經驗過？事後一想，覺得真可笑。

我們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宮。（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爲行轅。）

▲在歐洲

跟着洪先生到歐洲去的家屬裏祇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不能夠去，那個揚州的姨太太，身體也過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輪船的顛蕩。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隨員中，他的學生很多。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全是中國樣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討厭人穿洋服，可是我們在船

上喫的却都是洋餐。我們是過了中秋節，又耽擱些日子纔動的身，到柏林已屆十一月了。

柏林的中國使館（非今館）很是闊氣，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別墅，景物很幽雅，一座長形的樓，有三層高，建築得閎麗曲邃。院的周圍種植了許多花木，到春天，樹青花豔，再配上那茸茸像綠刷似的細草，真好看極了。樓後有一道小河，能划船，閒暇時蕩漾其中，叫人心爽意適。樓裏面的裝置也頗講究，如宴會廳，辦公室，臥房等等，無一不備，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樓內的右邊，占了有十幾間房。這房是租賃人家的，房主本來要賣掉它，先索價很低，洪先生不願意買，後來想買又貴了，終於沒有買成。

我去歐洲，只帶了兩個女僕，因那時的人多不開通，一說到外洋，誰也躊躇不敢去，有去的索工資也過昂，這兩個女僕每月的工資就是五十兩銀子。到歐洲感覺着不夠使用，又雇了四個洋丫環，工資倒很便宜，一月四十兩，還是她們自己喫自己。洋丫環很會服侍人，體貼極了，比起中國的僕人對主人，還要忠實聽從多多。

我們在歐洲還是喫中國飯。去時就帶了兩名廚師，烹調技術都很精，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後來歸感宣懷家用了。洪先生對於飲食上最愛講究，也最有研究，家裏每次請客，調製出的菜品，有許多樣是外邊做不來的。使館裏有請客時，我們也是給預備中餐，歐洲人也最愛喫，不過要

囑咐廚師把菜作清淡些，減去油膩，因油膩是中國菜的一個大缺點，喫的方法仿洋餐各自分食，他們喫完以後，都極口稱讚說：『中國菜滋味最美，最好喫。』——這句話可不是容易獲得的呀！因為那時廚師少，忙不過來，隨便找個人又幫不上手，都是我幫忙，有時候手脚不開的忙上好幾天，纔能弄完，真累極了！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環揀燕窩，她們那裏弄過這個？把眼睛全弄紅了。

我在歐洲還請了一個女陪伴，這種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質，不過比起普通女僕却高貴，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喫飯，彼此相待的有些客氣。我請的這個女陪伴，沒有什麼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給我梳梳頭，整日價便陪着我閒玩。我的德國話就是從她學會的。

有人說，我在歐洲的舉止很闊綽。每次由外邊歸來，都有四個洋丫環提着明角燈引導我上樓，事到有；不過，我在國內時，也有四個丫環給我打燈籠。又有人說，我在歐洲常常到各跳舞場裏去，那却是一派胡謔，要想一想，我是個纏脚女子，走動起來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歐洲就連洋裝也沒有穿過，叫我怎麼跳得起？休說到跳舞場，便是使館裏過着請客，按照外國規矩，欽差夫人應該出來奉陪，可是我只出來打個招呼，同他們握握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對外國禮節的，常說他們野蠻，不可仿習。

德皇同皇后我都見過幾次，覲見時，我穿西服行西禮，鞠躬或握手，有時候也吻吻手，時候常見在晚間，那時宮裏還沒有電燈，全點蠟燭。有名的俾斯麥宰相，我也見過，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長長的鬚子，講起話來聲音極洪亮。

我住柏林最久，也到過聖彼得堡巴黎倫敦等處，但只是遊逛性質，不幾天便回。我在柏林還生了一個女孩，因生在德國，取名叫德官。

洪先生人雖精明，只是性子太固執，到了歐洲一點洋物也不肯用，還是穿那三道雲式的福字履布襪子。有一次出去應酬，因多走了些路，回來把脚都磨壞了，我勸他換穿洋襪子，他一味的不肯。苦苦的勸了半天，他纔說要我做的便穿，我就叫洋丫環做了幾雙，假說是我做的，哄騙了他一下，他纔穿上了。纔到歐洲時，人家都要給他照像，他怎麼也不肯，等我們歸國時，德國人又擬爲我倆製臘像，留在給柏林臘人館作個紀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現在還能有個少年像在那裏。

洪先生在歐洲整整三年，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辦公務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學問。他最懶於應酬，悶倦時便獨自一個人到動物園去散步，回來又伏案看起書來，他的身體羸弱多病，也就是因他用心過度所致。洪先生不懂洋文，連一句洋話也不會說，參攷外國書籍，是一個比國人給作繙譯，常常見

他到各圖書館裏去替洪先生尋找材料。他名叫根亞，有個中國姓是金，我們都稱呼他金先生。

這時候，日本在歐洲也，有了外交官，他們却都是穿洋服，不像洪先生還是穿中國裝。有一年高麗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國，它本是我國的屬邦，竟越過不顧，把洪先生氣急了，給國內打了多少次電報，商辦這件事，後來幾乎弄裂了要回國。

附言：

已往小說中，皆謂賽旅歐時，行爲浪漫，風流勾當頗多，實則伊係一纏足女子，抵歐時年僅十四，及歸亦不逾十七，以此穉齡，兼之洪文卿又是一個很古板的人，事實上非惟不許，且恐有不能也。故覺伊所云云，殊難置信。

朝鮮對俄遣使，正值洪任爾時我國辦理外交者，大都昏聩無識，不知以屬國無外交權之理由，向各國聲明否認，只管爭些虛體面，什麼「派使須先請示中朝」吧，「派使須先謁華使」吧，當時有所謂「三端」之約：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即不拘定。一，遇有朝會公議，酬酢交際，韓國應隨中國欽差之後。一，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李鴻章致總署電）這個折中妙法，虧得他們

纔想出來！

▲洪鈞之歿

洪先生由歐洲歸來，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中間爲採辦軍器，曾被參一次，很是冤屈，這都因他的性子太鯁直，辦事容易開罪人；他已忘了，人家却還記在心裏，遇機會便圖報復。那次還虧得慈禧太后平日對他很信任，不然，就了不得了！頤和園裏的那些滑冰車小火輪還是洪先生在歐洲時買來獻給太后的。

我們在京住前門外小草廠，後來因太狹窄，又在東城史家胡同買了一所較大的宅子，間數很多，局樣也好，因擬拆去後邊的一部，爲我從新蓋幾間洋式樓房。那想到，家還沒有搬，洪先生就得了病，病時，正值被派監脩東西陵天壇等處的工程。

初得是一種痧氣，恰巧宅裏有個雇用多年的剃頭匠，嫻於針術，常見他給人家治好了病。這時便想教他治一治，洪先生不願意，嗣經我竭力的勸說，纔應允了。扎過了幾針，病果見效，但挨時未久又復犯，這次轉入黃病，請來多少的名醫，也都束手無策了，就這樣的不治而歿，享年五十五歲。

歿後，朝廷頗加優禮，賞賜卹金，並派大臣致祭，儀式隆重得很。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陽和李鴻藻。

相國。這時候我真痛苦呀！洪先生一死，京裏除去幾個族人僕人以外，只有我同我母親，親戚朋友們人家是不便給作主張的。我那裏經過這樣事？簡直都弄糊塗了。後來還是有人說，趕緊着先給少爺打個電報，叫他來京奔喪吧，這纔打了去。

裝殮時，我在棺材裏面放了許多珍貴器物，記得有二十幾挂朝珠，佛頭都是很好的，四個真煙壺，兩個翡翠的，兩個白玉的。又燒了不少的衣服。裝殮完畢，棺材的蓋暫沒有上楔，淨待着少爺來，這樣待了有七八天，他纔來到。

洪先生的靈柩是奉了旨特許進城。出的朝陽門，到通州，由運河上船回籍。途中，少爺因有病，也沒有伴靈，抵家後不久就去世了。

附洪鈞小傳：

洪鈞，字陶士，號文卿。先世自歙遷吳，遂爲吳縣人。幼穎異，家貧，令習賈，涕泣請讀書。十八歲補縣學生，同治三年中舉，七年廷對第一成進士，時年三十。授翰林院修撰，八遷至內閣學士，中間曾纂修穆宗毅皇帝實錄，充陝西山東鄉試正考官，提督湖北江西學政。旋丁母憂，服闋後，簡派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期滿，受代歸，陞兵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三

日以疾卒於京，年五十有五。著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元和陸潤庠，其親家也，爲校寫付梓。子洛，縣學生，以蔭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不勝喪而卒。（參據清史本傳費念慈所撰墓誌銘陸潤庠元史

譯文證補序）

▲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

洪先生歿後，所遺下的財產很多。臨危時曾對我說：「你跟我一場很不容易，無論守不守，給你五萬塊錢，當年我也有過這話。」這是我歸洪家時，洪先生對媒人說的。「彩雲跟了我，幸而能偕老，便無話說不麼，我必給她留下相當的資產，使她生活無憂慮。」盡也覺自己年長，恐不及白頭也。當時我聽着洪先生的這種遺命，心裏只是難過，涕哭，不敢說什麼，也不知道說什麼。洪先生就把這筆款子交給了我們一個本族兄弟名叫洪鑾的，原意是託他把我送回娘家，替我安置安置。誰想回到蘇州，他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沒，藏匿起來不見我，我派人四下裏尋找，也沒有找着他。還是第二年的冬天，在上海馬路上碰見他，我向他討索，他支吾着說：「新嫂子，你請放心吧！轉過年我一定給你。」轉過年他又躲遠了。因我沒有拿着什麼憑據，也無法同他打官司，歸結便這樣白白的讓他侵吞了。

最初，我本沒想到能脫離洪家。我們少爺覺着我很年輕，怎麼能叫守寡，一般親友們也都不主張

我守，我家裏也不願意我守，我同他們一船伴靈到了蘇州，在接官亭便與他們分手，我攜帶着自己的東西，逕歸了娘家。從此以後，也就沒有再入洪家的門。我那四歲的女兒——德官，也給洪家留下了，咳！我那裏捨得？後來德官長到十九歲，因病死去。第二年正月裏，我在上海還生了一個遺腹子，生了十一個月，也夭折了。這都是我的命該如此呀！

脫離洪家時，爲我提親事的很多，有人便勸我不必再配了，到了上海立個門戶，掙它一萬八千很容易，我一時也拿不定主意，想了想，還是先到上海再說吧。到上海住在垃圾橋保康里，這時候，上海正在繁華，勾欄林立，我一看事情頗能望好，心裏拿定了主意。但須要先找一個人來給撐門立戶，在二月間，就由我的女僕找到了孫作舟，——字少堂，天津人，在天津娘娘宮開過首飾樓。他的父親名在堂，父子倆都喜歡唱戲，也算是津沽一帶的名票。與孫菊仙同族，菊仙是少業的族叔，他長得並不怎麼好看，臉上許多黑癍，還有麻子，只是體格魁梧，性子也柔和，故我倆情愛甚篤。他行三，上下都稱呼他「三爺」。

我從洪家出去，因並沒有掙到什麼，手裏很是空虛。這時候，須要先墊補許多錢，自己就折變了些東西，還是不夠，又拋着臉向各處借了幾個湊上，合有四五千圓，便在二馬路鼎豐里旁邊的彥豐里賃了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裏面全帶有傢具。又化兩千多圓錢包了兩個姑娘，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姿色

都長得夠標緻，就教她們挂牌應客，我不出名，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洽的客，也出來陪陪，這種派頭算是半『住家』半『書寓』。慢慢想見一見我的人太多了，他們都勸我也挂牌罷，後來我覺着也實在是推脫不開，便歸定每禮拜六禮拜日兩天見客，名字用的是『趙夢蘭』。這麼一來，每到這兩天，真是客人絡繹，車馬盈門，忙得我連喫飯的工夫都沒有。累固累，可也真掙了錢。

這時候滬上名妓所謂四大金剛的林黛王金小寶等都在大興里。她們很聯絡我，結拜成義姊妹，勸我也搬到她們那邊去，我倒也很願意，只是嫌那地方『野雞』過多，後來我費了許多力量纔把她們攆走了，我搬過去工夫不久，傍人都看着好了，都搬了過去，但最低都是長三，沒有再下的。

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級，最上的叫『書寓』，次叫『長三』，再次叫『公二』，再往下就是『花烟館』，『野雞』之流了。書寓稱『某某書寓』，長三稱『某某寓』，少一書字，公二稱『某堂』，書寓長三的門口都挂着牌子，上面標寫妓女姓名。

很下等的我們不提它，書寓和長三最不同的一點，就是書寓姑娘全要會唱曲。這是一個必須的條件，她們在名義上也只是說担任唱曲，與北方的『清吟小班』性質差不多。客人初到書寓，認識了一個姑娘，姑娘總先要唱一段曲給客聽，這叫作『堂唱』。這在長三，因為不一定要唱，便叫『加茶碗』。

么二叫『攀相好』

客一到，認識的姑娘便出來讓到她的房裏，客若偕有生疎的朋友，就給介紹一下。坐下後，姑娘敬上煙茶，——煙有鴉片煙，水煙，雪茄煙等；還有各樣的乾鮮果品。書寓算是最講究的了，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預備，橘梨，蘋果，楊梅，菱藕，無不應有盡有，任客啖食。

書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與姑娘的交情很契膩了，姑娘願意留下。長三住宿雖比較容易些，但也須經過相當時間，彼此肄熟以後，擺擺席纔可。

『擺席』也叫『擺酒』，也叫『開臺面』，這是住宿的第一關，非要經過不可。好排場的客，在那時都要耍一耍闊氣，有弄雙臺的，有弄雙雙臺的。擺席的錢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種『下腳錢』是賞給傭媪們分的，却要^先給，普通是四圓，大方些的也有多給的。擺席錢是十三圓。

擺席時，書寓姑娘都要唱曲，有烏師在下邊伺候着給鼓板吹笛，終了也要給他們下腳錢。這時候唱的曲，雖然也有京腔了，還是崑曲多，記得常唱的有『佳期』『樓會』『八陽』『思凡』『長亭』『翦賣』等等。

姑娘出局都是坐紅圍子的綠呢轎，用兩個人抬，後面打着一個氣死風燈籠。跟局的大姐同烏師

都在後邊跟着走，轎子走得飛快，可是一步也丟不下他們。那時也時興馬車了，有單馬雙馬的，但坐的人還不很多。

那時候嫖娼，差不多全是記賬，按三節——端陽，中秋，除夕——償付，常常也是鬧漂賬。

在那時開一妓院，當一妓女，都很容易，幾間看得過去的屋子，佈置佈置，便需一千八百，什麼五色保險洋燈，著衣大櫥，自鳴鐘等物，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篋，牀榻，棹椅，再添上屋裏的些應用的零碎東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飾等等，真是了不得。就說我吧，出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頭，——當時最時興的樣子——頸上挂金鍊，帶着磁瑯銀錶。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顏色深淺遞換。我耳朵上帶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

當姑娘最講究的是應酬，見了客要有「十八句談風」。陪客時，處處都要有規矩，那像現在「打鬧鬧」就算完事。

▲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南班之前前後後

光緒二十四年的夏天，孫三爺想回天津，就懇愿我也跟他到北邊來。我離開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裏倒也很想來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結束了一下，便跟着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班的班子

裏工夫不多，當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來捧場，每天的客總是迎接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這樣好，便打算自己開班子，同我母親和三爺商量了商量，他們也很願意，于是就在江岔胡同——那時這個胡同內南方班子很多——租賃了一所房，房底原也是個班子，又接了五個南邊姑娘，我自己也出名應酬客。班子名就叫『金花班』。

在這個時期中，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有一位楊立山（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官至戶部尙書。庚子時，因反對義和團被殺。死後，家人不敢收其尸，伶人姜妙香與交契，購棺殮之，時人稱義。）性情極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見面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又有一位德曉峯（名馨，滿州鑲紅旗人，曾任浙江江西巡撫）人也誠懇，和我最投契。這兩位算是我在天津這個時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

第二天，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我由天津來京給她拜壽，恰巧德曉峯也在京，事畢時，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他們的這番美意，我很難違拂，並且想了想，有他們幾位在傍關照，也決沒有什麼舛錯，況且北京又是我最愛的一個地方，隨着就派人把天津的班子收拾起，搬來京裏。

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的鴻陞店內——這時如韓家潭、陝西巷、豬毛胡同、百順胡同、石頭胡同等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像姑，這一帶非常繁華。京裏在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還算由我開的頭。

我在京裏這麼一住，工夫不久，又經諸位摯好一替吹噓，幾乎沒有不知道「賽金花」的了。每天店門前的車轎，總是擁擠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們府裏，這一來，我越發忙了，夜間在家裏陪客見客，一直鬧到半夜，白天還要到各府裏去應酬，像莊王府、慶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尤其是莊王府，只有我一個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許進入。

「賽二爺」的稱呼，也是從這時纔有的。因為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名叫盧玉舫，人極有趣，見我幾次面，就想着我拜把兄弟，我竭力的推辭，說不敢高攀，他偏是不允，便換了盟單，磕了頭。他行大，我行二，從此人們就都稱呼我「賽二爺」。

過了些時，我嫌南城一帶太髒太亂，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就在刑部後身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了一所，便租了過來，搬去還沒有一個月，房東要賣房，我因裝置修飾化了不少錢，捨不得搬走，便打算買了它。同房東豁了豁價錢，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才要寫契撥款，趕上官廳禁止口袋底（註）

的曲班，內城不許立樂戶了，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房東一見恐怕受什麼牽連，發了慌，房也不租也不賣了，只催促着我趕緊搬家，天天來同我吵鬧，我一生氣，覺得還是天津好，就又回了天津。

後來又到京一次，看情形還是不很好，便又返回。這時已是光緒二十六年了。這時班子裏姑娘們出趟門都很難，雖然京津間已通火車，可是沿途上『混混』（即土棍地痞）過多，馬家堡（距永定門數里，京奉鐵路行抵北京的車站，那時即在此）的混混尤甚厲害，常常發生搶劫姑娘的事。我那次來，還是同蔭午樓一塊兒搭的頭等車，爲的仗着他些保護。

（註）口袋底，西城一胡同也，附近尚有許多胡同，如月牙胡同、核桃瓢胡同等等。光緒己庚間，這一帶成立了一種曲班，裏面都是姑娘們唱曲，賣茶，猶如今之落子館，以後逐漸增多，其中遂有暗操賣淫業者。時瑞王弟載瀾任步軍統領，聞而禁之。因最初之一曲班即設於口袋底，故去聆曲者，皆曰逛口袋底，及禁止，亦皆曰禁止口袋底。

▲拳匪猖獗逃京避難

轉過年的春天，天津就有了義和團，說什麼練神拳能避鎗砲，先都說須要童年人練習會靈；後來

練的却都是些遊手好閒的人和地痞，正經人誰肯練這個漸漸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等過了端陽節，城裏各鄉都成立壇場，差不多遍街全是他們了。他們的裝扮是紅布包頭，短衣服，腰繫紅巾子，手裏擎着一把大刀。聽說那時候刀舖的刀都被他們買乾淨了呢。

神能附體這回事，我却不敢說是真是假，可是會親眼見一個義和團裏的人在院中弄法，只見他作完揖，口裏嚙了幾句咒語，舉起拳來請神。一會兒神便伏伏的上了體，兩隻眼睛發直，掄刀亂耍，說也奇怪，照他自己肚上連砍了幾刀，只顯一道道的白印，一些也不會破。問他是什麼神，他道是孫悟空，隨着就打了一路拳，有懂得的人說：打的倒真是猴拳。

後來又有了紅燈單，都是些年輕小姑娘，身穿紅衫紅袴，頭上挽了髻，手持紅帽，夜間提紅燈，白天拿着一把紅摺扇，連扇骨子都是紅漆髹的，打扮起來也很鮮豔，只是臉上模樣不大好看，全帶幾分兇氣。她們修練是找一塊潔淨地方，幾天內便能把法術學成，據說那時候用扇一搨，就能夠飛躡天際。她們對她們的首領稱呼「聖母」，後來總督裕祿也信服了，還用黃轎子接她，其實就是那運糧船上的。一個船婆，我見過她多少次呢！

最初，洋人也真有些害怕，有一次在街上，一個洋人剛下車拉車的向他作了個揖，意思是多討幾

個車錢，他以爲是義和團請神，嚇得回頭便跑。

後來，義和團越鬧越厲害，便焚燒起教堂來，說有神相助，不燃自着，其實是他們早預備下的煤油柴草在裏面點的。結果也沒有能把洋人燒死多少，人家早已都躲開了。

無論什麼人家都不許有洋物件，什麼洋燈洋傘，有就得趕快毀棄，誰敢不聽從弄得滿街上都是些木頭塊琉璃屑。可是義和團繫腰的紅巾，也還是洋布。

他們隨便就把一個人抓到壇上，大師兄焚三道表，問問你是不是好人，表焚後，如果升起，你就是好人；升不起，你就是「直眼」「二毛子」（義和團對學科學及爛洋文者的稱謂）立刻把你刺死在地，當時冤死的人不可數計！

過了些天，人們傳說義和團要攻租界了，一般住民都驚駭的了不得，街上紊亂極了。我一看不好，我們住的地方離法租界很近，倘若法國人開鎗，頭一家便是我們，於是趕快叫家裏人把能夠帶的東西收拾收拾，五月二十那天就逃了出來。走到河邊要雇船，這時候那還有船？找了半天，纔找到一隻破陋不堪，連篷子都沒有了的小船，也管不得它破不破了，逃命要緊。怎料一上去發覺船竟是個漏的，正在這着急發愁的當兒，天不絕人，恰巧對面又來了一隻船，雖也窳敗，但還不漏，便忙着招呼過來搬了

上去。這時候，洋兵正在一個橋上與義和團對敵，砲火忽斷忽起，喊殺連天，我們的船又是必須要從這橋底下穿過的，嚇得我渾身只打哆嗦，爬在船裏，拭着眼睛，一動也不敢動，船夫緊忙的撐船，冒着險纔穿了過去。還算萬幸，人都沒有受傷。

河的沿岸各村鎮，差不多全被義和團佔據了。他們不許有婦女露面，恐怕沖了他們施展法術，船夫用蓆篷把船蓋起，叫我們蹲在底下，這樣便不會看見了。一路上檢察的也很嚴，幸虧我身上帶着義和團裏一個頭目邢老師的一張名片，遇着有什麼爲難或盤詰，便拿出來叫他們看看，憑着這個得到了不少的通融。等走到了離天津十幾里路的小稍子口，天已昏黑，下了船住在那裏。我們的初意是，暫住幾天，聽聽天津的消息，若能安靜，還希望回去。那料風聲一天緊似一天，消息一天壞似一天，都說洋兵已佔據天津，水師營全被打敗了。這時候已見着有成羣成夥的敗兵逃下來。我一看這情形，心裏慌起，有些人就說通州最好，是有名的『太平州』，永不會遭劫的。我聽了這話，也沒什麼旁的主意，只好就逃往通州吧。

到通州，住在一家店裏，名叫長發棧，包租了一個跨院。我們的人也還不算少呢，連姑娘帶男女傭僕總有好幾十個。

「真是倒霉！我們在天津時，因預備逃難，把銀子全換成了金子，爲是便於攜帶，換時，金價正漲，受損失很多；等到現在，金價又大大跌落，一兩金子纔值幾十吊制錢！」

在通州住的進了七月，外面風聲越發緊急了，通州城裏的有錢人家都紛紛逃難，我一看這個，平州也恐怕要不太平，還是上北京吧，那裏總比較要好些。這時，他們都勸我不要走，因路上兵匪過多，任意搶掠，着實危險。只是我的走意堅決，誰說什麼也不聽。叫他們把東西全捆打好了，我自己把些最值錢的珠翠等物，偷偷的裝在一個舊茶葉筒裏，帶在身上。又用很新的洋縐絲棉被，換了人家兩條破舊的布被子，爲的鋪在車上，遮人眼目。化七十五兩銀子雇妥了兩輛轎車。一清早，把東西都藏在車箱裏，蓋上那兩條破被子，就出了通州南門。

剛走出不遠，見前面有許多官兵檢查行人，那裏是檢查，簡直是搶東西。其中有兩個官長還嚷着：「不許你們拿人家的東西呀！這些兵，怎麼能聽這個，只管胡翻亂搜，東西拋得滿地皆是。我們那兩個趕車的一見這種情形，無論如何也不肯往前走了，說：『我們還是回去吧！七十五兩銀子不能不要命。』我聽着這話又急又氣，對他們講了許多好話。祇是一味不聽，我真恨極了！這時候，身上還帶着人家送給我的一隻手槍，恨不得掏出來，一槍把他們倆打死，但心裏雖是這樣想，手却是軟的，怎麼也下

不得手。終於又跟着他們往回走。走到城底下，我還是一心想去北京。叫車子載着東西同幾個姑娘僕人進城，仍住在長發棧。我同我的母親孫三爺又步行下來。我心裏已拿定主意，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走了幾里路，實在覺累，便坐在了道旁歇息。一會兒來了十幾個兵，他們說是送裕祿靈回來的，也坐在一塊兒同我們攀談。我看出來他們沒懷什麼好意，可是又不敢不敷衍。他們總是鬼頭鬼腦的端詳我，端詳了半天，一眼看見我的那隻舊茶葉筒，便道：「這個茶葉筒子倒很好看，送給我們吧！」我一聽這話就一發怔，怎敢說不給，蹣了腳，把心一橫，說：「好。你們拿去吧！」把這些最值錢的東西一失，我心裏十分難過，精神怎麼也打不起了。三爺便挾着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挨，路又不平，天上還下着濛濛的細雨，渾身通淋溼了。走到一個地方名叫八里橋，我的鞋底全被磨破，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心裏想，這還有什麼活路，倒不如跳在河裏死了痛快，趕緊走幾步。到了河邊就要往下跳，孫三爺一把拉住我的手，勸道：「這麼淺的水，就跳在裏面也淹不死呀，還是慢慢的走吧！」我心裏一陣難受便大哭起來。

正在這時，後邊來了一羣馬隊，還帶着幾輛砲車，看見我這哭哭涕涕，狼狽的樣兒，爲首的那個官長——後來問了問，知道他的稱呼是「玉四爺」——便問：「你們是爲什麼？」三爺就把我實在累

得不能夠走了的情形告訴了他，他點了點頭，又問：「她可會騎馬？」我在一旁聽得這話，忙著答應了一聲：「會騎。」我何嘗會騎，只是爲逃掉這條性命，盼望着能走就得了。玉四爺拉過來一匹馬，又教了我怎樣勒韉，怎樣騎，坐。可巧這匹馬又沒有蹬，三爺只好抱起我向馬上放，玉四爺一見立刻就照着他的耳朵攔了一下，罵道：「你怎麼連伺候人上馬也不會？你伏下身子，讓她蹬着你，不就上去了嗎？」三爺挨着打，一聲也不敢作，老老實實的把身子伏在地下叫我蹬。

我騎上馬，跟在砲車後面，緩緩的走着。唉！那裏騎得了，身子不是歪一下，就是斜一下，我用足了勁，抓住韉繩，一些也不敢鬆手。這時候，雨還是下，渾身的衣服全被雨淋得溼透了。走了一會，回過頭來一看，把我母親和三爺都丟得很遠。我母親也是纏腳，又上了幾歲年紀，怎麼能追得上我們？想等等他們吧，又不敢說，這時心裏便禱告：「求老天爺讓前邊的砲車，掉在溝裏。」禱告纔完，只聽咕隆一聲，果然有一輛砲車掉在溝裏了，我不由得念了聲：「阿彌陀佛！」等到把砲車抬出，我母親和三爺也趕到了，於是又向前走。

走到一個村子，名叫八里莊。進了村，敲開一家的門，出來一位老太太，把我們都讓了進去。我們這些人簡直是又餓又乏。她給我們煮了一鍋小米稀粥，又端來一碟醃蘿蔔，我喫了一口，鹹得不能下咽，

我活了這麼大，那兒吃過這些東西？這位老太太對我說：『前天我們這村裏被兵搶了，有些年青婦女也都被他們強姦，還逼死了幾個！現在婦女們都藏在山裏去了，村裏只剩下些年老的，我明天一早，也要到山裏去。』說話時不住的咳聲嘆氣。玉四爺同他的馬隊喫完飯，喝了些水，就要動身，當晚還要趕到北京。問我們走不走。我們實在是累得走不動了，只好謝謝他，說了句：『京裏再會吧！』他們便去了。這時候，我因歇了一歇，累勁發上來，渾身酸痛，想要睡覺，老太太說：『後面倒有兩間空房，只是停着兩口棺材，你們怕不？』我那還顧得那許多，就請她領我們到了後面，剛睡下，只聽外面人聲馬嘶，越來越近，一會兒前邊有人敲門要水喝，原來是天津的兵敗下來了。我們又都起來幫着老太太，給他們燒了一夜的水。到天亮，那位老太太要到山裏去了，也邀我們同去，我還是一心要奔北京，向她謝了謝，又趕奔北京而來。

在下午，好容易纔走到東便門，來到城下一看，城門已經關閉，叫了半天也沒有人理會。待一會，跑來一些馬隊。城上纔答話，說安定門還開着，可以進來。可憐我們一夜沒得睡，又從早晨到此刻滴水粒米未進口，還只得忍着飢渴，順城牆的小路，又趕奔安定門。路上聽那很高很深的高梁地裏，傳出來女人的哭喊聲，求救聲，嚇得我藏藏躲躲。孫三爺便拖着，我拚死的向前疾走。

到了安定門，天已發黑，我就靠在一家剃頭棚的門外，再也動彈不得了。慢慢有許多人圍攏來看我們。問我們沿路的情形，到什麼地方去？我們把路上的情形告訴了一遍。並且說：我們是來投訴大人的。——即許景澄，我同他太太是乾姊妹，來京原打算先投奔他家。當中一個年輕的人聽了，用手指給我們那邊的一隊人道：『你們看，那些人就是剛斬許大人回來的！』（庚子七月初四日殺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二十七日殺戶部尚書立山，工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五人皆因反對義和團，指爲通夷被禍。）我聽了這話，如同冷水澆頭，幾乎暈絕過去。只好央告這些人，救救我們。先要度過這一夜。還算好，其中有一位老者，很慷慨的說：『到我家去吧！』他說着就找來一輛小車子，把我們推着到了他家。

他家在後門方磚廠，一個很大的院落，當中擺放着許多魚挑子，原來是個作魚行生意的。進了屋子，我們喝了一點水，我母親已經有兩天沒有吸煙了，這時很想吸，這位老者不知從什麼地方替她找來一支破水烟袋，又找了些火紙。我想，我們今晚總算有住所了。那想到，一會兒對面房裏一個女人忽然罵了起來，嚷着說：『你這個老東西，不要命了！把從什麼地方推來的二毛子，你還想活不？』一聲一聲罵個不休。我們在屋裏聽着她罵，心裏實在有些聽不過去，都低下頭想法子，忽然想起從前有一僕

人叫杜陞，人很忠實，住家在一定王府對過，我們就打算投他去。老者說：「我既然要救你們，就救到底，還是我用車推你們去吧！」這時候，天空中的槍彈刷刷的亂飛，砲聲隆隆的直響，我縮在了車上一動也不敢動。

到了那裏，找着杜陞，老者就告辭要回去，我們着實感激他的這番好心，我把我身上還剩下的幾串錢取出送給他，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收，說：「我救人救到了底，心裏最痛快了！錢是不要的。」說着推起車子，道了一聲：「再見吧！」便走去，像這樣的好人真是難得呀！

這時杜陞家裏也一點喫的都沒有了。隔壁一家有棵大棗樹，我們有時就打下些棗來煮充飢。過了兩天，搶起大街上的糧食店來，杜陞也跑出去搶來些米麵，這纔有了喫的。

我在杜陞家裏，有一天晚上，對們一家忽然着起火來，四鄰都跑去救火，只見那家的老爺，穿的整齊齊的朝服，掛着朝珠，眼巴巴的望着火，見人們來救，便嚷道：「好鄰家呀！你們千萬不要救，你們要救，就是害我！」這時，從火窟中跑出來兩個光頭小孩，那位老爺一見，直叫：「孽畜！孽畜！」自己奮身就要往火裏跳，大眾趕着上前拉住。後來聽得那家下人說，他們老爺在內務府當差，看見洋兵已經進城，就打下殉難的念頭。前一天把傭僕們都開發走了，到這晚，叫他的太太，少爺，少奶奶等，每人抱一束乾

草在屋裏燃起，自己等着火着起來，再往裏跳。跳出來的那兩個小孩，就是他們的小少爺，太太同大少爺少奶奶等都燒死在火裏了。第二天，我們還看見那位老爺帶着兩個小孩來燒過一回紙。（據庚子京師褒卹錄所載，殉節被難者，有二千人之多，此舉固無何補於國家，但這種「舍生取義」的精神，確叫我們欽仰不已！）

附錄

庚子年，拳匪弄禍，自春迄秋，凡四閱月，把京津一帶鬧得天翻地覆，等到辛丑約成，賠款至四百五十兆兩，我國從此一蹶不振，思之殊心痛也！今將庚辛諸史籍所載拳匪之驕縱誕妄舉動，及地方所受蹂躪，檢其要者，抄幾段補作參看：

「五月十九日，燒宣武門大教堂……是日，余適退值經此，見彼輩所謂大師兄者，紅布帕首，手持長刀，於屋之四周以刀劃之，若分界限然者，劃畢，告左右鄰居無驚恐，所燒祇教堂，火不出界外。已而兩手持書向拳民喃喃誦呪。少頃，一縷青煙，自其堂中起，火勢騰上，不旋踵全屋煨燼。」（王彥成庚子西巡大事記卷首）「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匪又至，則取其次者，約數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

等物，亦必搜攬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匪即踰垣而入，放鎗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尙不滿意，卽火其居，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匪徒，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尙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爲鄰，故受禍尤慘也。」（同上）

「（五月）二十日，庚申，大禍作矣！團匪結隊燒大柵欄德記洋貨肆，又焚屈臣氏藥房，自大柵欄及觀音寺，出珠寶市至廊房頭二三巷，門框胡同，紙巷子，煤市街，西河沿，西月牆，至荷包巷，上撲正陽門樓，飛燄入城，自棋盤街，東交民巷，近城南御河橋一帶，直至台基廠肅王府以東，至單牌樓三條胡同，俱成焦土。」（林紓京華碧血錄）

「鼓樓東大街劉家胡同口教堂洋樓特高……少頃，三義廟拳壇下令，合郡商民戶戶焚香，高聲誦佛，又令喊殺助威。一時脚聲殷地而來，爲首一大師兄操異鄉音，髮已間白，拳衆皆舉香握刃至堂前，轉身向東南跪伏，倏焉起立，喊殺震天地。大師兄率衆焚香擲去，齊呼燒燒燒，着着着，又令商民同聲呼叫，火光熊熊，自下而上……鄰居驚慌恐延及，擬灌救之，拳匪曰：「此神火，斷不旁延一椽一柱。」乃祝融無情，竟延燒廿餘戶，計房數百間……羣匪又齊集鎮署前教堂，匪首率衆作爲

如前狀，全堂燼焉！」（簡析生京津拳匪配略）

「旋劫掠宮北新泰興洋行，與恆慶錢局爲鄰，掠洋行一空，隨入錢肆，見有存銀錢櫃，匪又喘而呼曰：「此地雷鐵箱也，揮六匪昇而行……旋劫估衣街播噦鐘表行，誤花露水爲洋酒，一飲而盡，殊不甘旨，怒而碎其餘。又指得律風爲地雷機器，撥得皮人一具，握之憂然有聲，乃持刀而呼曰：「妖怪！妖怪！」擬握之使碎，一握一鳴，愈握愈怒，舉刃猛斫，一指落矣，暈於地，羣匪昇之去。播噦罄矣！金表皆入匪腰。」（同上）

「由津……一直至於北京城下，只是一片荒涼毀掠之景而已。沿途房屋未經被毀者，極爲罕見，大都早已變爲瓦礫之場。凡建築較大之物，如廟宇之類，則至少內部會受重大毀損，所有佛像以及其他偶像，皆已打成碎塊……從大沽經過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綫上，至少當有五十萬人，變成無屋可居。」（王光祈譯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

● 結織聯軍統帥瓦德西

在杜陸家住着，天天總是，駭驚害怕。這時候街上紊亂極了，槍聲砲聲不斷的響，站在院裏，看見那四外被燒房屋所升起的烟火，濃煙如雲，火光滿天，令人不忍卒視。我們用木橫撐住了大門。天剛亮，便

爬上屋，藏在蘆溝裏，傍晚纔下來，在屋內地下鋪一領蓆，夜間就倒在上面睡。

後來洋兵進城了，西太后同皇上都逃出京去，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有的說：『洋人要做皇上啊！』有的說：『洋人要從新再扶保一位有福的出來做皇上啊！』

過了些天，稍見平靜。我在那里因生活沒有辦法，就想着往南城搬。這時街上全是洋兵佈崗，盤查行人嚴極了。我挺着膽子帶了我母親，還有孫三爺向前疾走，一路上遇到幾次攔問，幸虧全是德國兵，我會說他們的話，占了許多便宜，不然，便要喫苦了。

到南城，房子很不容易找，就暫住在李鐵拐斜街一家熟識下處的門房裏。這時南城的洋兵很多，最無紀律，整日間在外邊喫酒尋樂，胡作非爲。有一天晚上，聽見外面一陣格登登的皮鞋響聲，一直往裏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來，站在我們房前敲門，我怎敢給開呀？他們見不開門，就用腳猛踢，我看這情形不好，不開門是不行，便忙着拿了聲，把洋燭點着，開開門讓他們進來，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他們的舉動先是很不禮貌，後來見我能說德國話，又向他們問德國的某官某先生，他們不知我有多來歷，便對我顯出了很恭敬的樣子。坐了一會兒，他們要走，對我說：『回去一定報告元帥，明天派人來接，請在家等候，千萬不要鬆開。』

翌晨果然派了兩個護兵，套着一輛轎車來接我。到了他們兵營裏，見着他們元帥瓦德西——我同瓦以前可並不認識——他問我：「到德國嗎？」我說：「小時同洪欽差去過。」又問：「洪欽差是你什麼人？」這時候我却撒了一句慌，說：「是我的姊丈。」他一聽，喜歡極了。我們越談越高興，很覺投機，當下就留我一同喫飯。喫飯時，我乘便就把我怎樣從上海到的天津，因鬧義和團又逃來北京，途中狼狽情形及到京後生活的困難，對他訴說了一遍。他聽了很表同情，只見他同傍邊的軍官低聲囁嚶，咕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隨着便拿出兩套夾衣服，都是青緞繡花的，又取出一個小箱子，裏面裝着一千塊錢，都是現洋。對我說：「東西很少，請先拿去用吧。」我正在這窮愁交錯的時候，遇到這樣優待，心裏實在感激，忙着謝了謝，便收下。

一直待天黑，我要回家了，瓦德西很捨不得叫走，千叮嚀，萬囑咐，希望我能常常來他營裏，又親自把我送出來多遠，我倆纔握手而別。

從此以後，差不多每天都派人來接我，到他營裏一待就是多半天，很少有間斷的日子。

▲聯軍肆虐維護京人

我初次見瓦德西時，他對我說，他們乍到北京，人地生疎，種種軍需，都還沒有辦法，請我幫助辦一

辦。我聽了這話，很覺爲難，無論如何我總是女子，糧台大事，那有經驗？便竭力的推辭。怎奈他一味的不允。過幾天，我到他營裏，他又對我說，請幫助辦辦，叫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推辭了，纔騎着馬——這不似在通州郊外了，也有膽騎了——有幾個小軍官陪着，到街上去找各商戶。這時侯，誰還敢出來？只見兩傍的鋪戶住家都緊閉着門，路靜人稀，荒堆破壁，呈出來一種悽慘的景象！

在這種情況下，叫我怎麼着去找呢？想了半天，只好挨着戶去敲門罷。結果有幾家出來，我就對他們說：『你們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講道理不過，公買公賣，不欺不瞞，現在是辦糧台，由我主持。你們誰願意承辦，就請到琉璃廠羅家大門去找我。——這時我已搬在此處——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經我這樣一說，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來找我，表示願意承辦。我一見有人敢承辦，心裏很是歡喜，立刻就帶着他們到了德國兵營，把一切承辦的手續全商議好，又給了每家一面德國旗子，叫插在門首，爲的來回搬運，不受人欺擾。這些承辦人後來差不多都發了財，至少的也賺得幾萬。他們的貨物定價太貴了，一個雞蛋賣五分銀洋，比較平日增高了好幾十倍。

洋兵纔進城時，一點紀律也沒有，任着意兒姦淫搶掠，京城婦女因之戕生者，不知道有多少！他們最大的仇敵就是義和團了，只要見着一個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義和團，也不問究竟是真是假，

立刻按倒就殺，這也算是一種因果報應啊，在一個月以前義和團也正在這樣的殺他們呢！我每次出去，只要碰着了這樣事，就急忙跑過去，說：『他不是義和團，我不敢擔保，我敢擔保。』這時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認得我，見我一擔保，他們就放開了。就這麼着，很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待後，我乘機向瓦德西說：『義和團一聽你們要來，早逃竄得遠遠的了；現在京城裏贖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民人，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義和團的害了，現在又被誤指是義和團，豈不太冤枉？』瓦聽了我這話，便信以為實，隨着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們再在外邊隨便殺人，洋兵見到這道命令，行動才稍稍斂迹。其實，那時北京城裏當過義和團的人還多着哩！

這時候，洋兵對待中國人不論你是官是民，是年邁，是幼小，只要用着了，就隨便拉去充苦力。你的力量若薄弱不能勝任時，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頓。在街上，常常看見一個弱不勝衣的白面書生，或皓首龍鐘的老頭兒，拚着死替他們抗東西，叫人看着心裏實在難過。有一天，作過都御史的陳璧也被洋兵抓了苦力，我一見真急了，我同陳是很要好的朋友啊，趕緊着跑了過去，對他們說了說，纔解脫下來，咳！這時候簡直成了亡國的狀態了。

因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了害，德國兵也就最恨中國，尤其恨慈禧太后。他們一到北京，就在

各處裏找她，打聽她的蹤跡。他們常氣憤憤的對我說：『中德兩國的邦交，素來很和睦，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我們公使給害了？那都是這個老女人的意思，非得把她的肉剝成一塊一塊，曬成了乾子帶回國去，方能消恨！』我總是勸解他們，說：『害死你們公使的，不是太后，是義和團。她整天間住在宮裏，又不常出來，怎麼能曉得外邊的事？』他們又問：『她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去了？』我說：『誰也不知道她躲在什麼地方去了。』

『賽二爺』這個名兒，在那時，也弄得傳遍九城，家喻戶曉了。每天拿着名片來謁見我的人，一個挨一個，有爲聯絡情誼的，有懇求代爲說項的。我這個人又是『有求必應』，生就來的一種好管閒事的脾氣，有些王公子弟便拜我作乾娘，爲的當成了親戚走動，好借些護庇。

這時候，我練得很會騎馬，人家見我喜歡這個，也就買馬送給我，我自己遇着好馬也買，我有四匹最好的馬：一叫鐵皮青滾地雷，一叫烟薰驊駟，都是一色純青，好驪頭，稱得起上驪之選的；一匹小高麗馬，是內務府宗二爺送給我的，個子雖小，却極健幹，又好勝，同大馬在一齊走時，牠不許大馬在牠頭裏走；一匹『墨裏藏針』的騾子。我出門的時候，常是騎馬，也不走很快，後邊跟着幾個僕人和馬伕，大家一望便知是賽二爺過來了。京裏人同我感情都算很好，有一次，我正騎着馬在街上走，看見一個十幾

歲的小孩，手裏拎着個瓶子，裏面打的醋。我問他：『你買醋作什麼？』他答：『喫餃子。』我說：『回家告訴你媽媽，多包點兒，養二爺一會兒到你家去喫餃子。』這家果然就包下許多餃子等着我，我不過是閒磕牙罷了，那裏好意思的眞擾人！

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臟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商家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從此潔淨了許多。後來西太后迴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乾淨，很是歡喜，很稱讚洋人們能幹。

附錄：

聯軍挾戰勝之餘威，入據京城，行動無所顧忌，任着意兒恣淫搶掠，實堪痛恨！惜庚辛史籍對此事記載多不能詳。茲略錄數節於此：

「聯軍皆大掠，鮮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傷更烈，珍玩器物，首皆掠盡。：婦女感受，多自經，朝衣冠及鳳冠禮服之屍，觸目皆是。有自經已久，項斷屍墜者。」（羅惇齋筆錄餘聞）

「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在英國方面，關於此類行軍特長，却曾被

以一種特別方式，所搶之物，均須繳出，一齊堆在使館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賣，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級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質略如戰時掠獲金。因此之故，無一英人對於搶劫之事，視爲非法行動，而且英國軍官曾爲余言曰：印度軍隊，對於戰勝之後而不繼以搶劫一事，實絕對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國軍隊，無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於尋出各處密藏之金銀寶物。是以爾時京津兩地，戕於十室九空，人民慘死者纍纍，千古浩劫，思之猶有餘悸。據日本某將軍之報告，只天津一處搶劫所得者，即有二百萬之多。至於美國方面，對於搶劫之事，本來禁止，但美國軍隊頗具精明巧識，能破此種禁令爲其所欲。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似乎頗稱粗野，而且同時盡將各物毫無計劃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國軍隊，對於各國軍隊（之搶劫行爲）亦復絕對不會落居人後。（王光祈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

「八月初六日，洋使入內宮瞻仰，各街巷漸有人行走，有賣菜者，早半日可買，午即收，仍閉市。自洋兵入城，無日不入民居，搜求什物，衣箱書籍均倒置而傾出之，十室九空，非止一宅一人也。初八日，行路人漸自比昨日多些，然耳語者甚衆，仍帶倉皇淒涼之色，良可憫矣！十二日晚，洋人入宅大掠，前此小掠不計也，至是已十餘次入宅矣，余均聽其搜取，且日日出門，頗失迎迓也，呵呵！」（某氏

庚子日記錄要

▲儀鸞殿之失火

說起宮裏失火的那回事，便想起一般無聊的人，捏造蜚語，作踐我的可恨了！他們說我，天天夜裏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龍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來，我倆都赤裸着身子，由殿裏跑出，這簡直是污辱我，罵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的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這都是有人見我常常同瓦騎着馬並轡在街上走，又常常宿在他的營裏，因此便推想出我們有種種不好的勾當來。

瓦德西雖住在宮裏，可並不在殿裏睡，他是在儀鸞殿（在西苑）的旁邊，覓了一塊靜潔而又風景幽麗的地方，搭起一個帳篷，辦公睡覺，差不多全在裏面。那次失火是因爲幾個兵士的不加小心，損失很不小，把一個參謀長燒死在裏頭。

他們的那些軍官感覺到寂寞的時候，到也想找個姑娘來陪着喝酒，常是懇求我給他們作介紹。我推辭不過，便派人到外邊去叫叫來的都是些班子裏的姑娘，她們因貪圖掙錢，也都很願意來。來一趟是給一百塊錢。她們在裏面去陪酒時，我獨自一人便在傍屋內閉坐，悶了就燒口鴉片煙。我的

烟癮就是在這時習染上的。

瓦常常對我說：「宮裏的東西，你喜愛那件，儘管拿走，沒有什麼關係。」我總是想：皇家的東西，民人怎麼應該隨便拿着走？只好說：「謝謝」便算了。有一個「五福捧壽」的瓷盤，釉質彩繪都很精細，款式也好，瓦用它盛水菓，我一見很喜愛，他就說：「送給你吧。」立刻就要派人給我送到家去，我忙著說：「等一等，我自己帶着走。」這樣纔敷衍過去，我怎麼能隨便拿宮裏的東西呢？

瓦回了德國，還連着給過我幾封信，我都是託一個留德的學生替答覆，因我只能說德國話，不能執筆寫文，後來那個學生離開了北京，無人代我寫信了，漸漸的音問遂疎。

（附注）據會繁的訪問記：

「瓦德西的外孫來了中國，我原不願把金花的白頭困境，流露於人間，但經朋友的轉達，說他很有同情於我，很誠意地決定要拜訪我。我想過於拘扭，倒也不必，便和他相見，當日他還在陝西巷口的一家西菜館設筵相待，館前不遠，便早我當日墮馬的所在。席間他說德國當年的人物，今仍健在者尚有幾個，晚輩們對於我庚子和議的輕旋功績，仍表示感意，他們覺得兵士們多半是遠別妻兒來到中國，倘若和議不成，兩國交兵，將士效役沙場，死亡定多，妻骨還鄉，便不堪設想，而且感

戴和平恩賜的，不獨是德國。

「他的相貌，略略還留有一點瓦德西將軍的遺容。」賽金花歸結了這段談話。

「瓦德西自回到歐洲後，也會通過音信嗎？」我問。

「他自回抵德國後，即給我來了一封信，說旅次平安，現在已經到達柏林了。又問我的傷口可會結疤，當時我並沒有回信，後來我又搬家了，此後便不會再接到瓦德西的第二封信。」

▲議和時之諄勸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

當開和議時，態度最蠻橫，從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國了。他們總覺着死了一個公使，理直氣壯，無論什麼都不答應，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她丈夫報讎，說出來許多的奇苛條件，什麼要西太后抵償呀，要皇上賠罪呀，一味的不饒，把個全權和議大臣李鴻章弄得簡直沒有辦法了。我看着這種情形，心裏實在着急，又難過，私下裏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勸說了有多幾次，請他不必過於執拗，給中國留些地步，免得兩個的嫌恨將來越結越深，瓦說，他倒沒有什麼不樂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辦。於是我便自告了奮勇，作了個說客去說她。

我見着了她，她對我的態度也還很和藹，讓我坐下先講了些旁的閒話，然後我便緩緩的向她解釋，

說：

「殺貴公使的，並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無知無識的土匪——義和團，他們闖下禍，跑得遠遠的了。咱們兩國的邦交素來和睦，以後還要恢復舊好呢，請您想開些，讓讓步吧！只要您答應，傍人便都答應了。」

她道：

「我的丈夫與中國平日無讎無怨，爲什麼把他殺害？我總要替他報讎，不能就這麼白白的死！」

我說：

「讎，已算是報了。我國的王爺大臣，賜死的也有，開斬的也有，讎還不算報了麼？」

她又道：

「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償，也要皇上給賠罪。」說這話時，她的態度表示很堅決。我想了想，遂說：

「好吧！你們外國替一個爲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個石碑，或鑄一個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却是豎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爲忠孝節義的人立的牌坊麼？那都

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蹟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面，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了。」

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纔點頭答應了。這時我心裏喜歡極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聽說條約裏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

這個牌坊就豎立在東單牌樓北邊，克林德遇害的那個地方。等到民國六年歐戰告終，德國戰敗了，中國政府把牌坊拆除，挪到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改稱公理戰勝牌坊。當時會舉行過一個盛大的紀念會，他們因我和這個牌坊有些關係，也邀請我去參加。那天蒞會的人很多，錢能訓段祺瑞諸先生都有演說。會後還合攝一影，裏面有個女子站立在前排，那便是我。

附錄：

奕劻李鴻章等所擬就之克林德碑文：

「國家與環球各國立約以來，使臣歷數萬里之遠，來駐吾華，國權所寄，至隆且重。凡我中國臣民，俱宜愛護而恭敬之者也。德國使臣克林德，秉性和平，辦理兩國交涉諸務，尤爲朕心所深信。迺本年五月，義和拳匪闖入京師，兵民交訐，竟至被戕隕命，朕心實負疚焉！業經降旨特派大臣致祭，並

命南北洋大臣於該使臣靈柩回國時，妥爲照料。茲於被害地方，按其品位，樹立碑銘。朕尤有再三致意者。蓋睦鄰之誼，載於古經，修好之規，詳於公法。我中國夙稱禮義之邦，宜敦忠信之本。今者，克林德爲國捐軀，令名美譽，雖已傳播五洲，而在朕惋惜之懷，則更歷久彌篤。惟望譯讀是碑者，親物思人，懲前毖後，咸知遠人來華，意存親睦，相與開誠布公，盡心款洽，庶幾大和之氣，洋溢寰區，既副朝廷柔遠之思，益保亞洲昇平之局，此尤朕所厚望云！（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五）

▲墜馬中傷

這是我一生最危險的一樁事，現在想來還爲之戰慄不已！

有一天下午，我着那匹名叫鐵皮青的馬，到王長林家裏去閒玩，——長林同我們孫三爺是拜盟兄弟，這時他雖已搭班演戲，但還不甚紅。——玩了多半天，天已深黑，我就派僕人回家去拿燈籠，因出來的時候，原想早些回去，沒有帶着。僕人去了很大工夫，也不見回來，我等的起了急，不耐煩再等，就要獨自騎馬回去。長林竭力攔擋着不叫走，說：「再等一會吧！若還不來，我送您回去。」我覺得沒有什麼要緊，全是熟路，一個人怎不能夠回去便道：「我自己能夠回去，你們給我一個燈籠好了。」長林的兒媳婦就忙着給我點了一個燈籠，我上了馬，把燈籠挂在馬鞭上，便緩緩的走下來。

走到了陝西巷口，快要抵家了，忽聽得那邊一陣顛簸的車聲，嚇得我一發怔，定睛看時，原來是跑下來一輛驚車，我的馬一見，驀的吼了一聲也狂奔起來，牠往前跑，那輛驛車就在後面追，把我嚇得亂嚷大叫，這時候差不多已在半夜裏，鋪戶住家都關門睡了覺，街上很是冷靜，所以那麼嚷叫，也不見有個人出來。我的馬是飛也似的跑，我怎麼勒也勒不住牠，只好就伏下身子緊緊的抓住了馬鬃，隨牠去跑。等跑到了韓家潭，路很狹窄了，我怕把我的腳撞在旁邊牆上，就趕忙丟開蹬，這時馬往上一竄，一下就把我扔下來，跌在一家門首的石階上，立刻便暈了過去。後來聽他們說，那輛驛車緊跟着就要到了，幸而被人截住，不然就把我軋了！

亂了這麼半天，人們纔聽見，跑出來進前一看，說：「呀！了不得，這不是二爺麼，快快扶起來！」那時血已從傷處淌下，染了一身。我還記得，那天穿的一身很漂亮的衣服，裏面是雪青洋縐的庫緞大襖，外面套四鑲的巴圖魯坎肩，腰間束一條銀白色綉花巾子，一雙新快靴。待一會兒，我家裏得了訊，都忙着跑來，用布把我的傷口裹好，抬回家去。

京裏的一班筆交們，得着訊都來看視，有的便薦大夫，瓦德西也派來了一個軍醫。

這時候我頭上還梳着大辮子。大夫把我的頭髮分開，剪下一束，用藥水洗了洗傷口，敷上些白藥

粉，外面用藥布裹住，據他說：『離後腦僅還隔着一層薄膜，若要再破了，腦漿便流出。』這是多麼危險哪！過了幾天，知道的人更多了，各方送來很多的滋養藥品，什麼人參鹿茸等等。我這一摔，倒惹得人家化了不少錢。

瓦德西隔幾天就過來看看我。這時，再有兩月他就要回國了。臨走以前，還親自給我拿來的藥，對我說了許多安慰話，相對款款良久，才悵悵的各道珍重而別！

我的傷一直轉過年開春，纔完全長好。

▲班妓服毒己身受禍

自從庚子那年由天津逃難到了北京，就常住下去。這時候，雖然家裏也有幾個姑娘，總算是一『住家』的派頭，也不隨便接見客，來的人都是些熟朋友，或是經人介紹過的。這樣過了有三四年吧，有一位金四爺，著名的堪輿家，專給宮裏看風水，和我最要好，我也最信服他。一天，他見着我，便說：『二爺，我看着了一所屋，太好了，若要開班子，一進發財，做旁的生意可不行，因它的形勢像個龜。你意思租沒有？』我聽了他這話，心裏有些活動，就託他替我把房子租下來，這房就在陝西巷，入民國會開過瓊林大茶館，報捐挂牌以後，事由兒果然很好，每天除去開銷能淨贖一個大元寶。

不幸，這年秋天，我弟弟病死在蘇州，我回家辦理喪事。第二年四月裏纔返京，五月就發生了這件倒霉的事，就是我一一個姑娘服毒死了。有人說：這是有仇人乘我回家時候，背地裏設法破了我那房的風水所致哩！

這件事的經過是我把我弟弟葬埋完畢，又辦些雜事，住的過了年，就由蘇州到上海。在那里挑選了幾個姑娘，一個叫秦鳳雲，使了我兩千五百圓錢；又買了一個，名子叫秀鈴，是蘇州人，身價三千圓，連上其他花銷，總夠四千；又加林香君姊妹兩個，還有兩個年歲大些的，一共是六個姑娘。我把她們帶到了北京，見班子裏還有幾個空房頭，就打算遇機會再買一個，那想到就買了這個冤家買的時候，已算是受了騙。憑中人說，是個良家的姑娘，武清縣人，長得很美，要賣在茶室裏，問我要不要。我讓他領來，看看。她來時，穿的一件藍布衣裳，紫紅腿帶，還梳着抓髻，像個剛從鄉下來的樣子，可是模樣兒長得還不錯：瓜子臉，雙眼皮，水冷冷一對俊眼，皮膚很白嫩。講了講價，作妥一千二百兩銀子，一千歸她家裏，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錢。給她取了個名叫「鳳鈴」。我自己買的姑娘都帶鈴子。過了幾天，我打聽出，她原來已經在小李紗帽胡同茶室裏混過，名叫小五子，因有個熟客，想用八百銀子爲她脫籍，沒有辦成，領家怕他們攜手潛逃了，纔急着賣她；漸漸又發覺她還有鴉片煙癮。這怎麼會是良家的姑娘呢？我心裏

雖知道上了當，可是看她的樣子還很老實，也就裝個『啞子喫黃連』未曾發作。

這時候，我忙極了，整天價要到各處去應酬，在班子裏的工夫很短，班裏一切事務都交給了孫三爺照管。有一天半夜裏，我們都睡了，有位潘二爺，也是熟客，同着幾個朋友來敲門，他們是因在隔壁一家班子裏，不知爲什麼吃了醋，轉到這邊來。看門的給他們開開門，請進來，又把自己的姑娘全都喚醒，拉開棹子就打牌，又說又唱，一直玩到天大亮他們纔走。我因白天去陶然亭，騎馬回來，路上受了涼，身上覺有些發燒，早早便歇息，也沒起來打招呼。第二天，是鹿中堂的少爺約定在班裏請客喫午飯，八九點鐘，姑娘們就都忙著起來妝扮，那時正時興梳辮子，專雇了一個剃頭的給他們打辮，別人的全打好了，只剩下鳳鈴，她伏在桌上，低著頭，也不動也不說話，秀鈴在旁邊就問：『你是怎麼啦？』她也不理。牠們就跑來告訴我，我過來一看，她仍然伏著桌子，就問她：『鳳鈴，你怎麼啦？』身上不舒服嗎？還是同那個嘔了氣？』她是一聲也不哼。我扶起她的頭來一看，眼睛通紅，兩隻手只抓胸口，我看樣子不好，像是吞了鴉片煙，就握著她的手急問：『鳳鈴，鳳鈴，你吃了什麼東西啦！是鴉片嗎？你不要想不開，有什麼心事，儘管對我講，有中意的人，可以隨便走，沒有不好辦的，平日我也沒有把你待錯呀！何必竟尋此短見？快告訴我！』她聽了我這話，纔說是吃了鴉片，說着也掉下眼淚。原來是前幾天，管崇文門的崔老爺的

小少爺給我送來一盒煙膏，我只燒了幾口，下賸的就放在小櫃櫥內，不曉得什麼時候被他拿去了，還吃了很不少。我趕緊派着夥計到街上買來麪，撐開她的嘴，灌了下去，見她還是不吐。這時候已快十一點鐘了，還要伺候鹿少爺請客呢，我就叫他們把她先抬到後邊，繼續灌救，恐怕鹿少爺來到，這成什麼樣子？一會兒，客人都來齊。我只顧陪他們吃酒，也沒有到後邊去看。等席散以後，他們纔告訴我，鳳鈴已經死了！這孩子也算很伶俐，落得這樣死，真是可憐！

這時我急得什麼似的！先打發三爺用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來一口棺材，不敢就這麼裝殮哪，還要報城官來驗屍，正在這當兒，有個蒲二奶奶，是開裁縫鋪的，來給我送衣服，一見這種情形，就說：『這樣去報，恐怕不妥當；不如我冒出個名，作為鳳鈴的生母去報，担起這個錯兒，你們可就輕省多了。』夥計們聽了她這話，都覺得很有理，我心裏是又煩又慌，隨口說了句：『好，就憑你去報吧！』等一會，城上派人來驗了一驗，也沒說什麼就去了，我想，這就算完了，淨等着領抬埋執照了，不料，生出枝節，也不知道從那裏跑出來的屍親，也露頭不依不饒了，我班子裏的幾個夥計，還裏勾外串的從中傳消息，說壞話，說什麼鳳鈴是因受我虐待，被追服毒的，在城上這麼一告，城上只得派人來傳我，我一聽真要氣昏，忙着披上一件褂子，就跟他們到了城上。我覺得我沒有作虧心事，害怕什麼。唉！那裏曉得，這裏面有洪先

生的幾位老親友如陸潤庠、孫家鼐等，早想着找個碴兒把我押起，解散了我的班子，強迫我回籍呢！

▲▲被押刑部遞解回籍

到城上，一句話也沒有問，就把我送了刑部。幸虧刑部裏的一班人差不多我都識得，很得了些關照。進門時也沒有過鐵練子，這時候刑部正堂是孫家鼐，他隨駕往頤和園去了，故此沒有叫我過堂就押起來，在監裏，一點罪倒也未曾受，部裏的諸相好給我預備的太周到了，連澡盆全有，還許抽鴉片煙。悶了時就同傍的罪犯談談天，故不甚感覺寂寞，只是心裏總念着家中的事。他們是不許有人來看我的。後來只有德國使館派的四個武官來看了一次。他們先聽我遭了官司，就派四個武官到我家裏探詢，家裏有一個小聽差，名叫小七，他跟我學會說幾句德國話。對他們說：「賽太太在城上呢。」他們到了城上，城上推說不知，後來他們打聽出我在刑部，又到刑部，刑部的人一見都驚惶的了不得，又不敢不放他們進來。我見了他們謝了謝，說：「不爲什麼要緊的事，因我有一個姑娘死了，幾天便可完事出獄，請回去告之貴公使放心吧！」他們又坐了一會，看我沒有受什麼罪，纔告辭去了。

我入刑部，說起來也有些因果關係，庚子前一年我住在高碑胡同，離刑部很近，總想進去看看，沒有去成，這回可算進來看了！

我在監裏很遇到幾個案子；我進刑部那天，就有個名叫沈進的，是革命黨被捕，因不招口供，打死在堂上。又有一位中堂大人，不知犯的什麼罪，與我同日進來，還叫他過鐵鍊子。北京城著名的女光棍小撲戶也在監裏押着，——她會摔跤，到處敲詐不講道理，人人都怕她，因為她惱了桂八爺，被捕入獄。在堂上很受了不少重刑，她真有骨勁，都熬過去，一哼也不哼。我原來不認識她，她見了我先打招呼，說話聲音洪亮，高高的身材，紫紅臉膛，很是威武。我倆一談還很投契，想不到在獄裏交了這麼一個朋友。還有一案：是母女二人，犯罪的是姑娘。案情是：姑娘的父親是個廚子，品行污濁，她們姊妹三人，她兩個姐姐全被她父親姦污了，她出嫁後，永不敢歸寧，一天，因事到娘家，被雨留住，就宿在廚房裏，夜間她父親來撥門，她急了，蓄足力氣，開開門，照他父親下身猛的一拳，便把他打暈栽倒，撞在石上就死了。她覺着這種醜事，怎麼向外說。只好就認是自己故意打死的，他母親知道此事，不肯叫女兒抵償，就說是自己打死的。審判官也知她們很是冤枉，可是她們不說實話，沒有辦法。我同小撲戶很憐恤這個姑娘，勸他說：『你若再不翻供，可就要定罪了，殺死父親是罪該凌遲的，他這禽獸既不把你當女兒，你還給他留的什麼體面？』在最後的一堂，她聽了我們的話，纔把實情訴出，總算減輕她的罪，沒有死。

等孫家薰回來，把我提出，略問了問，就叫帶下，判的是罰我『三錢七分二厘』銀子，說就放我出。

去待了幾天，又說要解我回籍，不准再住北京。我知道這都是陸潤庠同孫家鼐商量好了的要攆我走。這時候，我的班子裏已糟踏得不堪了。我母親同三爺都嚇成呆傻，總以為我在刑部不足受多少罪，只管化錢打點，一千兩千的胡扔，都被人家騙哄了去。也有趁機來敲詐的。等我出來時，貴重一點的東西，只剩一隻珠花。我房裏的幾隻箱子，也被夥計跟媽子等趁火打搶的搬走了。馬廄中三十多匹馬沒贖下一匹，底下人是走得精光。

發解回籍，就是那麼一說罷了，我並沒有同解差一齊動身，他們先行！我又住了幾天，摒擋些雜事，纔赴天津，由那里乘火輪到上海，再返蘇州原籍到案。這時候我的寡弟婦還在蘇州。

在家裏住的工夫不久，就又到了上海，這時候已是光緒末年了。

(附注)

小撲戶，卽小撲虎之轉音，是一個女流氓，因她善摔跤而又兇悍有膂力，人都懼怕；這個名字就是形容她的兇猛，有如一隻撲虎。她是旗人。丈夫開剃頭店的，小撲虎雖然兇悍，但是生得一等好模樣，圓方臉，大眼，高鼻，小嘴，身段有如我們的顧媽，不長不短，她雖然長得很好看，但是力氣很大，又善摔跤，常常到天橋披上棉坎肩，便和男人動手，因為摔跤是一種柔術角力，摔死了官廳也不管。

的但小撲虎却未曾敗北過。她有一次在路上遇見橫紋銀上官庫的庫兵，坐了驢車經過，小撲虎眼看機會難得，一把將爲頭的庫兵抓住，雙手把他舉起來，全車的兵都嚇得呆了，誰也不敢近前。小撲虎高聲說：『快拿銀子來，不然我便把我手上的庫兵摔死。』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兇悍的女人，誰還敢和她講理，結果是送了她一些銀子了事，其實那些庫兵所以懼怕他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每當上庫的時候，便想法子偷官銀，但是庫裏檢查得很嚴的，每個庫兵，在庫裏上下身都不許穿衣裳，只准裹一條僅能遮掩住下體的三角形的布，防他們夾帶官銀，但他們偷銀却另有妙計，他們的妙計只有兩條，一條是特別須備一個兩層底的茶壺，把銀子藏在茶壺底，然後上面蓋上一塊磁片，再投上一點茶葉，誰也看不出破綻。還有一條就是把光滑的銀條弄進肛門裏，任你怎樣仔細檢查，也決不會注意到這個妙處，使檢查官知道了，也決不能把庫兵的肛門掙開，看看裏面有沒有銀子，他們便以這個爲偷銀上策。後來官庫房想出一個法子，把十幾張長凳，擺在門口，他們必定要跨過十幾張長凳，才可以出門，沒有夾帶的當然連跨帶跳的奪門而出，有些夾帶了銀條的，也一樣能從容跨凳而過，但倘若你一個不得法，銀子便會脫離你的尊臀，掉了下來，這個，他們叫做『下蛋』，其實是庫兵下銀子，他們事前必要服一付開骨散，使得恥盤骨易於擴開。

這樣慣了，身體自然軟弱，你想，那裏經得起小撲虎之一舉一擲呢！所以祇好屈服。

又有一回她和家人賭酒席比武，結果是她勝了，於肆筵請客，席間朋友和她說：『你能和男子一樣摔跤，你也能和男子一樣到澡堂洗澡嗎？』小撲虎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成，你們幹甚麼，我便幹甚麼。』朋友們於是又和她打賭酒席，只要他敢一同到澡堂洗池子，他們便認輸。小撲虎一聲『走』，拿起帽子，偕同朋友洗澡去。那時女人很流行男子打扮，她戴了一頂翻沿紅纓帽，穿着古銅色的長袍，腰間束一條白縐紗帶，外面套上一件馬褂，走道時扳起腰，挺住胸，誰也不敢說她是女子，到了澡堂，別人脫衣裳，她也照樣脫衣裳，別人下池子，她也照樣下池子，澡堂裏發現了這樣一個怪女人，把客人都嚇得雞飛狗走。小撲虎生平諸如此類的事跡很多。

▲在滬重張豔幟

我二次又到上海當妓女，却是爲了生活的驅使，不得不然哪！租賃了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子，月租是一百二十圓。門上寫：『京都賽寓』，旁邊附註洋文，還是像住家的樣子，也不報捐，也不挂牌。一班舊交們知道以後，倒都來捧場，事情很是不錯。因我在北京遭那件倒霉事受了打擊，對『妓女生活』起了一種厭惡心思，不似從前那樣的有興致了，總想遇機會覓求一個合適的人，能匹配終身，就不再作

這勾當了。

在民國二年，便認識了魏先生（名斯炘，字阜甌，江西金谿人，做過江西民政廳長，參議院議員）他因從事革命，逃難到上海。我們認識以後，很覺投緣，感情日益濃厚，他是個性子爽直的人，又有俠氣，故我們對他很敬佩。這時候，他正在作革命活動，時來時走，行蹤不定，但每次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我。慢慢，在言語間，他就露出向我求婚的意思，我是早有了意思，只須要作多方的考慮，還躊躇着沒有決定，直到六年，我跟魏先生一同到北京，住在前門外櫻桃斜街，住了有幾個月，纔完全決定了我倆的婚事，七年又回到上海，把些雜事都結束了一下，六月二十日便在上海新旅社舉行婚禮，那天賀賓來的還很不少，有滬上名人倪鴻樓等，證婚人是信昌隆報關行的經理朱先生。婚禮純是新式，用的花馬車，軍樂隊，這年我是四十五歲，想起我十四歲時嫁洪先生，坐綠呢轎，打紅紗燈，前後相隔已三十幾年了！魏先生同我雖然可以算正式結婚，但他家裏還有一個太太，和一個因從事革命逃難到南洋時娶的姨太太。

我們結婚後不久，便來北京，這時魏先生正做參議院議員。

魏先生待我好極了，可謂「體貼入微」，對待我母親也頗盡孝心。十一年春天，我母親因病死在

京裏，他很哀痛，裝殮發葬都很厚，出了一個大殯，我着實感激他，那想到，同年閏五月，魏先生忽也死去，他的身體素來很強健，一點病也沒有，就因洗澡用冷水澆了一下，激着了，得病不幾天便死去！

魏先生一死，他家裏人平日就和我有些嫌怨，常常是起齟齬的。這時他們更要給我造謠言，放冷語了，甚至說，魏先生的死都是我害的，在江西會館開吊時，輓聯上的話，有好些都是罵我，他們這樣的欺侮我，我怎麼能同他們同居下去呢？實在不得已，纔帶了自己的東西，同顧媽（伊一女僕，自民初相隨至今，主人雖貧困已極，尚戀依不忍去，忠實可風）搬到居仁里的這個房子裏。我們一主一僕，僦居迄今，十年來因素鮮與外面通款曲，幾無人知，余尚在人間矣！

附言：

遞解回籍以後的些事，伊多推諉掩蓋，不肯說出，據撰者所知，在光緒末宣統初間，伊尚嫁一滬寧鐵路職員黃某，民初黃死，再至上海，始識魏斯炘，意其不肯說出者，或箇中別有隱衷歟？伊最愛談嫁魏事，每談起輒刺刺不休，實則伊嫁魏後之一切生活，已極爲平凡，無何足以傳述矣！

（附注）

半儂先生所謂伊當嫁一滬寧鐵路局職員黃某，或即是曹瑞忠其人，因賽金花第二次攜母重到

上海在小花園重張豔幟，這樣的混了幾年，她的年紀已三十三歲了。徐娘半老，她感覺到時光的如駒過隙，去時已多，來日便少了，便在宣統三年，結識了滬寧鐵路的總稽查曹瑞忠，年齡比他小三歲。他待她真是體貼入微，雖然他也是中年的人了，但他有一片熱烈的心懷，和誠摯的情感，他的收入也不算少數，可是他不像那豪富少年的那樣揮霍，不會鬧玩。她覺得他是她閱歷中的一個特殊漢子，經過幾次的考慮，他們便毅然決然排除一切，舉行結婚實行同居了。她和曹瑞忠過着愉快的家庭生活，她真感到「人家人」的樂處，比較賣笑生涯，有天淵之別了。然而花不常好，月圓易缺，一年之後，她的良人突然受了流行性感冒，臥在床榻了。起先醫生說他是時疫，祇須服兩劑疎化的藥，便會全愈的。但經過了三四天，症狀突然轉劇，醫藥罔效，終於一語不發閉目長逝了。因此，她又第二次做了孀婦。

▲申報北平通信

關於賽金花（本名傅彩雲，又名曹夢蘭，在庚子前後，北京人呼之為賽二爺，現她自命代魏斯貝守節之故，又自稱魏趙靈飛）之最近消息，及其為人種種情態，自兩年前，經某小報發現其尚在人間，困居春明以後，各報記者，以其為關係中國一段興亡史實之有名女子，遂紛紛訪問，不斷記載。每遇新

聞平淡。消息枯窘之際，即將賽氏請出，縷縷述其談話，詳其起居，故賽金花三字。三年來，幾成新聞界常年借用之必需題材。不逾二旬，各報必發現一次，以此原因。賽氏以垂老之年，既窮且病，忽得社會之垂青，引起南北一般之注意，其冷落門巷，既不斷學者名士之車跡，而電影戲劇文學小說各項文人及營業家，尤視爲奇貨，咸欲一識其人，假之爲唯一號召羣衆之媒介。（平市某戲園，前曾請其演說，事前大登廣告，賣票竟貴至五元一座，年內某飯館開市，亦將賽氏拉到，遍約各界名流，與以參觀。賽氏，經此意外發展，其個人生計，固因此稍稍充裕，不無小補；（如張競生劉半農均先後濟以小款，）而同時社會上對伊之誤解，亦愈呈隔閡，而理想中之賽金花，乃去事實不可以道里計矣。記者與賽氏，頗有通家往來之雅，故知之最清，以記者觀察，（中略）賽所以享大名之原，要不外二途，（一）會孟樸之孽海花小說，筆力雄奇，風行一世，賽氏爲其全書唯一之綫索，其書全爲政治問題，並不專傳賽金花，故林琴南稱之爲「史也非小說也。」（即指此書所記皆清末政局真相而言。）不期賽乃與會氏之書，同享傳世盛名。（二）庚子一役，爲中國興亡有關之痛史，賽在庚子無政府時代，與瓦德西居處儀鑾殿中，有時且攜手出行，招搖於北京市上，故北京人全國人，對賽之印象極深，凡知庚子事者，幾無人不知有賽金花。於是賽氏名，遂與庚子國難之史實不期而同垂不朽。茲誌記者訪問賽氏之談話於次，閱者當愈可了解其真實

情況矣，以下記者問，饒答問：近况安否？答：就是病體老不見好，雖然天天念佛，狐仙爺仍是夜夜附體。但我亦幸賴大仙保護，免去許多危險。問：生活困難否？答：永久是窮的，近來幸有張競生，劉半農，諸先生接濟，勉可度過冬季矣。問：近來有人又請你演說乎？答：我一生最怕演說，當年跟隨洪老爺（指狀元洪文卿而言）之時，一切皆舊規矩。男朋友都不見面，那裏會出門演說，所以去年哈爾飛大戲園請我上台，我一句也講不出來，又加上嗓子痛，還是代表替我說的才勉強下台，我還記得歐戰和平紀念會，老段率衆位大官，在東城上街上，拆下那塊克林碑，（即庚子遇害之德公使克林）我當日同著魏老爺（即其最末之丈夫魏斯靈）去參觀，他問我爲什麼不說兩句話，你與此碑有關係呢？我即斷然拒其演說之請，僅取回紅花一朵，存我箱中，作爲紀念。問：你與此碑之關係如何？答：李鴻章與各國議和，不委，即因克林夫人要求條件太苛，僅僅立一石碑，她不答應，我乃從中拉攏，對她說，此碑在中國，只有皇帝家能立，平民是不許的，故爲克林立碑，可謂中國對德國最優的條件。克林夫人經我這一說，始慨然允諾。問：你在庚子時候，可云女界先覺，最能愛國的？答：我也不過當時我與他們外國官認識，有時講兩句和平話，只因德國兵打中國人，我看着最不忍，那是我真心竭力與瓦德西說的，他才下令不准再用粗木棍打死中國人了，我在德國兵手中救了北京人，一共有一萬多名。當時送錢與我的，可多了，我母親囑

「呷我，只准收禮物，不許要錢，所以我今天這樣窮！」問你在皇宮住了幾天？答：我與瓦德西住在儀鑾殿，共四個月。（此殿即今日中南海中之懷仁堂）他走的時候，要帶我回德國去，我不願意，他又叫我隨便拿宮中寶物，我也沒敢要！問：孽海花所說的風流事，是事實否？答：全是謠言，罵我的問：曾孟樸爲何要罵你？答：還不是爲的我嗎！問：此又何說？答：我幼時與孟樸相識，極親熱，他十分愛我，後來我「領家」圖錢，將我許與文卿了，孟樸當然實力不敵狀元，情場失意，遂作小說，憤而罵我與文卿，但現在孟樸已有六十多了！問：胡蝶要約你演電影，願否？答：我極願上鏡頭！問：去年秦腔易俗社來平，所演之頤和園，合乎事實乎？答：那天我到場去看啦。所演我的奔走調停議和，李鴻章請我等事，均非事實，所演我與瓦德西調情之態，尤爲肉麻過火，不合我倆之當時情形。問：近日坤伶新豔秋，有將你一生歷史，編劇上台之說，你同意否？答：我最同意，新伶長的臉子，太像我青年時代了。所以她來問我什麼事，我盡量的告訴她。記者談至此，天暮，遂辭歸。

▲賽金花之聰明

歷盡愔海滄桑之一代美人賽金花死矣！賽之一生黃金時代，厥爲嫁蘇州洪狀元洪文卿（鈞）之時，其時賽年才十四，早墮平康，洪遊滬上，識之風塵中，遂爲脫籍，藏之金屋，寵擅專房，洪後出使英國，

僭賽同行，儼然公使夫人也。賽與英女皇維多利亞之並肩合影一幀，即於隨使時所攝。賽歸國後每炫耀於人，引爲殊榮。當時自那拉后以至王公大臣，均豔羨之。但後經識者說破，是影實由兩照拚合收攝而成者。賽特借以欺人，時國人缺乏攝影常識，故誤信爲與英女皇同攝影，然於此亦可見賽之聰明矣。

賽嫁洪後，洪顛倒過甚，旦旦而伐，終於病消渴而死。時賽正青春，豈甘寂寞，遂與洪宅一俊僕姘識，因不安於室，卒下洪氏之堂，偕僕遊滬，不久又重墮風塵。

賽本姓趙，原籍蘇州，父爲蘇州一典當之小職員，幼年寄養於曹氏，遂從其姓，十三歲來滬，初入娼門，芳標爲「曹夢蘭」。嫁洪時名「傅彩雲」。後張幟於北京，仍之。庚子八國聯軍入北京，賽與統帥德將瓦德西宣淫儀鑾殿，時作男子裝，出輒乘駿馬與瓦並轡招搖過市，時人均呼爲「賽二爺」。

▲賽金花之別名多

賽金花之別名甚多，計有趙彩雲，洪夢蘭，曹夢鸞，魏趙靈飛，賽二爺等。本姓趙，原籍安徽，洪楊時移居蘇州，遂爲蘇人，兄趙八哥，母潘氏，十三歲在蘇之倉橋浜及山塘爲妓，名傅彩雲，嫁姑蘇狀元洪文卿，改名洪夢鸞，隨洪出使俄德荷奧，以貌美，馳譽交際界，即於此時識德軍官瓦德西，洪歿，賽年未滿二十，不能守，逃下堂，離京赴滬，仍操舊業，改名曹夢蘭，與林黛玉齊名，光緒廿四年又遷津，懸「賽金花」幟。

應徵，又號賽二爺。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國聯軍破京津，賽遇聯軍統帥瓦德西，固舊識，遂同宿西太后之儀鸞殿，並向瓦進言勿在京屠殺，舊都人士頗銜其德，後因虐婢案發，被江蘇同鄉京官驅逐出京，乃偕母重走海上，又入風塵，寓三馬路，徐娘雖老，丰韻猶存，仍極受人愛憐，旋嫁江西民政廳長魏斯耿，時年四十六，易名魏趙靈飛，同寓北平，魏死，又下堂，移寓天橋居仁里，卒以老病侵尋而卒。

▲功不可沒

一個普通的妓女，竟能替自己的國家與人民服務，保留了無數的生命，解除了外交上的若干阻礙，只有賽金花能犧牲才做到的。

樊樊山前後彩雲曲，其後篇記賽金花的事說：「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肱篋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首，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花史賽金花傳，也會提到。

按傅當聯軍初入都時，以能操德語，故有爲西兵所侮，而欲懇於瓦德西元帥者，輒挽傅爲介紹，傅甚工辭辯，所言瓦帥無弗應，由是所保全者甚多。在她自述的「賽金花本事」裏也提到的。

我每次出來，只要碰着了這樣，就急忙跑過去，說：「他不是義和團，我敢担保，我敢担保。」這時候

洋兵差不多也都認得我，見我一担保，他們就放開了，就這麼着，很救下不少人的性命……」

當時克林德夫人因夫被殺，提出許多的苛刻條件，後幸賽金花的殷勤，才算建一石碑了事。

以賽金花這樣的不辭勞悴的爲國努力，現代智識豐富的人民，是會同情的。

▲夜事夷寢

賽金花不是一個普通女子，雖是以肉體去博取敵人的歡心，而苟延性命於亂世。她所以肯犧牲肉體，是爲了人民，不然的話，一個妓女，是祇知歡樂金錢，那肯殷勤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呢？在詹愷著的花史裏，是表露她的見識非常的透切：

「文忠（李鴻章）與諸大臣惶迫無能爲計，有謂傅玉蓮（即賽金花）能辦此者，乃召至，許以厚酬，被以華服遣之……瓦帥欣然曰：諾，即日宮禁肅清，文忠喜，酬金不受，以所被華服飾贈之亦弗受。」

但是一般人都不同情她，認爲她是一個極淫蕩的娼婦，責備她在洪狀元逝世後，應當守節，不可穿奇裝異服在京畿招搖，不該穢亂宮禁，夜事夷寢，傷害了華國的尊嚴，這些都是匹夫之見，封建思想罷了。以夜事夷寢，傷害華國尊嚴來責備她，也是錯誤的，要知道當時從李鴻章孫家鼐一直以求爲一

個洋大人的聽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賢，都是屈膝蛇行，服侍洋大人，這難道不丟臉，同華國的尊嚴安在？況且她爲了人民犧牲肉體的弱女子，祇要瓦帥能夠嚴禁軍隊，不殺人民，其餘的一切，也不去顧到了！

▲結識了瓦德西將軍

關於賽金花的結識了瓦德西，據會繁的訪問記是說：「我在德國時結識了瓦德西將軍，是因他和洪先生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傳說我在德國怎樣浪漫放蕩，天天交際，夜夜跳舞，也是絲毫沒有根據。」談到這裏，賽金花抬起他的右脚——那幼時纏成步步金蓮，如今放得不大不小的文明脚——對我說：「你看，我這一隻小脚，還能跳舞嗎？而且洪先生又是個道地的老學究，素來絕對保守中國禮教的，豈能容我這樣放肆！（編者推測，賽和瓦德西是先在德國認識的，後因拳匪之亂，聯軍佔據了北京，不期而遇，發生關係，曾孟樸的孽海花中說：「賽於隨洪出使德國時，與瓦德西有染，故八國聯軍入北京時，瓦德西尋之。」及劉半農所記賽金花本事說：「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的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的兩種話，都非真確，但不知讀者意見如何？）

▲儀鑾殿大火詳情

『京師儀鑾殿被焚，火起時爲二月二十九之夜十一下鐘，越二十分時。此殿本太后所居，自聯軍入京，由華爾西佔住，賽金花亦常入侍。是夜，火從廚房中起，一霎時宮殿二所，悉化劫灰，當事急時，華帥與賽不遑由戶出，經人援手，始得從窗口狼狽躍出逃生。室中器物書籍，悉付焚如。其時，正參贊沙索夫氏，卽呼令副參贊陸軍大佐夫鐵伊海路氏，麥路布耶路氏，大尉夫啞痕氏，路笛氏，緞立培痕氏，將重要之件，從火窟中取出；旋復隻身竄入，擬攜取各項文籍，及所養小犬，以致目被烟迷，暈厥僵仆，遂慘死火窟中。迨翌日，雖卽尋獲遺骸。而華帥及諸將所居之處，亭臺器物，皆已摧毀無存。事後思之，疑係華人縱火所致，目下方將庖丁人等嚴密稽查云。』

▲訪賽回憶

（會繁訪問記）

賽金花的病的消息，我曾經幾次給本報的讀者報告過，如今這「風中之燭」終於熄滅了。回憶起我自己三次會見她的談話，索性也寫了出來留個紀念；何況在這些談話裏，還着實有一些前所未有的重要的史蹟之存在呢！

第一次去會見她，是在廿二年的秋天：

在警署探知了這陌生的居仁里是在香廠一角，便雇車而去，那是靠近香廠的東部的一個小胡

同裏，門前粘的一個紅色紙條「江西魏寓」已經舊了。經過她的僕人的傳達，我會到了這位落拓的英雌。

豐滿的前額，整齊的鬢角，水汪汪的眼睛，她雖然是將近六十歲的人了，但精神還是異常飽滿，面皮是豐潤而白皙，招待人的禮節還不脫呼奴喚婢的氣派。我首先問她：

「會孟樸作的孽海花，是拿魏太太的事作材料寫成的，你對於這本小說的描寫有什麼感想？」

「唉！孽海花的事，我真不願提起。當初孟樸在我未嫁洪先生時候，很喜歡我，然而後來我跟了洪先生以後，他懷恨我，便拿小說來出氣，尤其是爲我在上海時候的事……唉！過去的事真不願再提它啦！她重重的嘆一口氣。」

我問起八國聯軍佔據京城的事，先以小事來引起：「聽說魏太太聯軍入京城以後，前門外關帝廟中有一軸吳道子親筆繪的關聖帝像，爲聯軍得去，後經魏太太會索還收存，不知這幅圖後來流落在何處……」

「哦！沒有這件事！當初我如果喜歡好東西時候，宮中好東西，不是隨便我拿麼？可是我並不爲財寶才去見瓦德西呢……」她臉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瓦德西元帥離開中國以後，和魏太太通過信沒有，你德國話還能說麼……」

「沒有通過信；不過他的外甥現在燕京大學上學，不久之前來看過我。德國話聽能聽得好，至於說，那就不行了！」

上邊是我第一次見她所得的印象和記事，關於她說會孟樸因了失戀而作孽海花小說事，會氏生前會極力否認過，自然我們也不必過分相信賽金花的話。

我第二次見她，是去年夏天在中山公園水榭送別張恨水赴滬和歡喜畫家李苦禪返平的茶話會上。那次到會的藝術家很多，有許多女畫家圍繞着她，問七訪八。她們離開了她，我便和她閑談起來。談到死了的劉半農博士給她寫的「賽金花本事」版稅的事，她說：「劉先生本意是拿這部書版稅補助我一點生活費，可憐我命薄福淺，劉先生死了，由商先生續成，但我得到的幫助是很少；聽說這書銷路很好呢，幫助過我的人我永遠忘不了，過去在上海有位張先生（按即張競生）從上海給我寄了十六元錢來，還有位徐先生（按即徐悲鴻）給我畫了幾張畫，這些人我永遠忘不了哪！」

這是第二次合她談的話。至於第三次的談話（已在本報上發表過），她的神情似乎不及上兩次好了；而從此以後，我便沒再會見過她。

她死了的那天上午，我又跑去弔唁她。那小院了裏給悲哀空氣包圍了。棺材中她靜靜地躺着，她的眼輕輕地閉着，額上的繻紋也舒開了。

奉侍她二十五年之久兩個忠實女僕含着眼淚推開未釘住的棺蓋，我悲哀地向她致了一個敬禮，心裏存蓄着一點惆悵——「一個嘗盡人生味」的人。得到最後安息了。

故都書攤上，「賽金花本事」最近又動人地擺出了，定價五角。風行一時。這本書純用語體以自述形式分章寫出，有人批評說「非信史」，理由是由本人自述：一則有隱惡揚善之弊，二則賽年事已高，半生事蹟無記載可尋，口述者誤處甚多。

▲賽金花之最後丈夫魏阜歐

賽金花十三入娼門，梳櫛客已不可考，十四嫁洪狀元（實年十六歲）是謂第一任丈夫，人咸知之矣。其最後一任之丈夫則爲魏舉人。知者較少，魏名斯良（他報有誤，良爲靈者，按良即耿）號阜歐。江西金谿籍，會中式前清光緒甲午科舉人，於光緒乙巳丙午間，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中央大學，習法政，既畢業，應清廷留學生考試，復得舉人，光復後，在李烈鈞督贛時，曾一度爲江西財政司長，嗣因個人經營，往南洋羣島，會娶巫來由一種婦女，尋即舍之歸國，其與賽金花結婚在民國七年六月二十日，一

對新夫婦，均近大衍之齡，時魏由舊友江天鐸之介紹，得充北京國務院諮議，江氏固張國淦門下士，方任農商部次長，其黨徒隱隱有一團體，曰憲政討論會，魏亦與其列，未幾，安福系興，魏遂夤緣得一安福議員，隨挈賽金花居楊梅竹斜街左近。一時喧傳金花有孕，朋輩多駭怪之，然望之真不啻三十許佳人也。厥後魏以小恙，蒙被而臥，適有友來訪，聞其病，自言工於鍼灸，立可愈之。金花遂請一試，乃鍼治後未及三時，魏竟溘然長逝矣。金花自是孤惟獨守，魏友有勸其長齋禮佛者，遂偃蹇以迄於死。按魏與洪文卿本老友，魏第一次識賽，即在洪宅也。

▲▲賽金花的二僕

賽金花指着顧媽對記者說：「這個人真是一個義僕，太太這樣窮了，她還是捨不得離開，她非但不受太太的工資而且有了錢還拿來給太太化，世上還有這等人嗎？她今年已經五十四歲了，她自從民國元年起，便到我家，她來時，我正富貴，而今我潦倒到這個境地，她仍是寸步不離，朝夕隨侍，我是孤苦零仃的人，病了，惟有顧媽親奉湯藥，愁了，惟有顧媽長夜相陪，悲了，惟有顧媽婉爲勸解，喜了，惟有顧媽相對而笑，——然而昊天是不輕易降一點歡悅與我的。江蘇離崇明八里，有個小縣叫海門，顧媽就是那裏人，她叔父是上海的包探，她還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今年三十四歲了，在上海西門自來水公司

任役，次子也三十了，在上海鹽務處供差，今年還屢屢催信，叫她回家，但那癡人竟與我難分難捨，說死也不肯回南，人間尚有這等癡心的人，她還有一個弟弟叫蔣全芳，今年三十九歲了，自民國十四年起，也隨着他的姊姊來侍候我，他兩人對我真忠心呀！」

▲賽金花逝世與二僕

一代名花魏趙豐飛（賽金花）日前在平患病，會一度病篤，旋又見好，一般人均料趙不日即可告愈矣，但近日忽又轉重，上月底會延名醫汪逢春醫治，汪撫脈良久，頻作嘆息，謂魏身弱已達極點，比視舌苔，竟發現已有裂痕，乃爲之開方一劑，計算藥品，約需洋七八元，魏本一貧如洗，乃簽字赴藥房代購，服下後稍見愈，但愈後不久又轉危，口中喃喃不已，魏向女僕顧蔣氏頻謂，我要上萬安公墓去了，教主來了，阿彌陀佛來了，觀音菩薩來了，唉，洪老爺來了，叫我同他一同去啊，迎接我來了等語，其女僕顧蔣氏與蔣全方隨魏二十載，年來茹苦含辛，魏情況雖極不佳，而二人仍盡心忠侍，不稍懈怠，二人乞魏逝世，撫屍痛哭，尙欲電子來平，盡披麻帶孝之禮，惟因經濟關係，不能辦到，二人咸願帶孝，爲魏辦理一切後事，亦可謂義僕矣。

▲關於賽金花的戲劇

以賽金花事編爲戲劇者，不自四十年代劇社始，先是已有陝西易俗社在北方演之，荀慧生則排而未演。坤伶新豔秋亦編有「狀元夫人」本戲，新自飾爲賽，但亦未演出。

▲守節

賽金花生前曾語人曰：魏先生待余，天高地厚，故決爲之守節，雖死不變，問一生之中，只認魏君爲真知己云，奇女奇談，所謂爲知己者死，賽氏有云。

▲贈畫

北平名畫家李苦禪，侯子步，王青芳，將近作六十餘幅，自賽逝世之日起，在中山公園董事會舉行展覽，售出之款，捐助賽金花爲殮儀。

▲贖儀

賽金花死，身後蕭條，除北平名流孫晉卿代爲募捐，在上海之北平人李麗有贖儀百元外，又聞在南京之某要人，以賽金花過去有功於國，實堪憐憫，擬匯贈大洋百元，料理其後事云。

▲輓聯

新北平報同人，有輓賽金花一聯云：「救生靈於塗炭，救國家於沉淪，不得已色相犧牲，其功可歌，

其德可頌。乏負郭之田園，乏立椎之廬舍，到如此窮愁病死，無兒來哭，無女來啼。」

▲曾孟樸追求賽金花之謎

光緒末葉，常熟進士曾孟樸先生，以「東亞病夫」筆名著「孽海花」說部，書中女主角傅彩雲，即最近逝世之賽金花。描寫賽之前半生浪漫史，淋漓盡致，不無使賽難堪處，曾氏已先賽於前年作古，當曾氏生前，某記者訪賽，詢及孽海花所記各節，賽輒否認，並謂：當時曾氏與洪狀元有嫌，且曾一度單戀賽，追求甚力，賽不理，曾氏挾嫌，故著書以揚其醜，某記者記其言於報端，曾氏見報不慊，乃作聲明曰：「此殆記者誤聽賽氏之言，不然，則係有意捏造，以予揣度，賽氏決不能言予與之有愛情關係，因兩人間決無此事實也，今爲解除外間誤解計，予姑略述予與賽氏之關係，及孽海花創作之動機。」（以下皆曾氏自述語）：

賽金花原籍鹽城，伊自稱蘇州，十六歲歸洪鈞，洪字文卿，爲吾父之義兄，同時又爲余闈師之師故，誼屬「太老師」。余當時每稱賽金花爲「小太師母」。賽嫁洪文卿時年十六歲，時予僅十三歲，焉解戀愛爲何物。此非予信口亂說，現有文獻足徵，予手頭現有袁爽秋先生昶安般謬詩集，按丁集，即作于光緒丁亥，此集中在「送黎菴齋觀察重使日本」之前，有詩題「送洪文卿闈學使俄德諸國」詩，

卽孽海花中所載「詔持龍節度西溟，又捧天書向北庭」云云四律詩。文卿本與黎蕤齋薛福成等同年出使，據此則文卿出使的年份，確爲丁亥，是年我正十六歲，而賽金花的歸文卿，在出使前兩年或三年，爲光緒甲申或乙酉，樊山詩集「彩雲曲」稱，彩雲嫁文卿時爲十六歲，那年余僅十三歲，卽使再推下一年，至多十四歲，如何會有與賽認識且發生愛情的事。

予初識賽於北京，時余任內閣中書，常出入洪宅，故常相見，彼時賽豐度甚好，眼睛靈活，縱不說話，而眼中傳出像是一種說話的神氣，譬如同席吃飯，一桌有十人，賽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極愉快而滿意。換言之，伊決不冷落任何人，賽並非具洛神之姿的美人，惟面貌端正而已，爲人落拓，不拘小節，見人極易相熟，予與賽識時，伊年約二十七，八，着水脚繡花衣，梳當時流行之髻，已在隨洪出使西歐歸來之後也。昶安般窳詩集癸集，爲癸巳年作，中有一題云：「蔥嶺雪山間，界務未定，揚黃裳侍御宜治，奮然請行，戲作詩趣之。」所謂蔥嶺雪山間界務，卽因文卿中俄交界圖，發生了國界的問題，楊御史卽揭參文卿的人，奉使勘界，後來文卿的事，還仗他斡旋，然文卿不久卽因此案，鬱鬱致死，推算大約在是年秋冬間。

因甲午洪眷南返，賽金花就在此時，從船上脫逃，與洪家脫離關係，在上海掛牌子做生意，名曹夢

蘭。蘇州士紳因賽失蘇州人的面子，陸潤庠及其他士紳，迫之離滬。於是賽乃北走天津，又掛牌子名賽金花。賽於隨洪出使德國時，與瓦德西將軍有染，故八國聯軍入北京時，瓦德西尋之，賽應瓦德西之召到北京去，仍掛牌子，日夜陪伴瓦德西，騎馬招搖過市，紅極一時。北京市民，號之爲「賽二爺」，瓦德西返德，賽因打死一丫頭，入刑部獄，同牢者有革命黨沈××（上海蘇報案主角）有老官僚蘇元春，（法越之戰，彼在鎮南關親與其役）號稱「三名獄」，後來由刑部發至蘇州，長洲，元和，吳縣，三堂會審，有人從中幫忙，乃得釋放。到上海再掛牌子，仍名賽金花，後嫁與津浦路小職員曹某，感情甚好。直至曹死，三度到上海掛牌子，在大舞台隔壁，仍名賽金花，遇國會議員魏某，與之結婚，時已五十歲左右，約在民國二三年之間也。

余最後晤賽，即在此時，賽神氣尙好，惟塗粉甚厚，細看可見其皮已皺，喜着男裝，關於孽海花，賽曾提出二點抗議：（一）不承認是轎夫的女兒。（二）不承認渡歐與船主發生關係，其他均未提及。賽確懂外國語，至少會說英法德三國語，文字則不識，有人說他不懂一句外國語，言之過火，試思賽與瓦德西前後有兩度密切關係，時日亦非三天二日，焉有不懂一句德國語之理乎。

某報記者，責予在孽海花中，描寫賽金花過於美麗，聰明而偉大，以爲言過其實，實則該記者頭腦

欠清楚竟分不出文學作品與歷史之區別。孽海花乃小說，而非傳記，小說家對於其所描寫之人物，有自由想像之權利，該記者不此之察，以為書中之賽金花，即今日之賽金花，無怪其大失所望也。賽金花謂予因情場失敗而作孽海花，予于上述談話中，已指摘其謬，今再略述予著孽海花之動機，光緒三十年，余因病休養滬上，創小說林書局於上海，蘇州金一（字松岑）投來一稿，題名孽海花，計六回，余爲之修改，且函商以賽金花爲經，以清末三十年朝野軼事爲緯，編成一部長篇小說，金一復函謂無此魄力，乃全委之於予，故第一版的孽海花第一回尙係金一手筆。

余作孽海花第一冊既竟，岳父沈梅孫見之，因內容俱係先輩及友人軼事，恐予開罪親友，乃藏之不允出版。但余以此乃余心血之結晶，不甘使之埋沒，乃乘隙偷出印行，時光緒三十二年也。「孽海花」初署東亞病夫著，無人知東亞病夫爲誰氏，但友人林琴南在「賊史」序上，揭明孽海花爲會孟樸所著，一時向余打交涉者甚多。至于孽海花之內容，誠如林琴南在「紅礁畫壇錄」序上所說，「孽海花非小說也，乃三十年之歷史也。」惟小說着筆時，雖不免有相當對象，然遽認爲信史，斤斤相持，則太不瞭解文藝作品爲何物矣。

以上曾之聲明，遍載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京滬平津各報，後某記者又持報往詢，賽始忸怩，蓋前

言欲藉以抹煞孽海花所記，自掩其醜耳。會固未嘗戀賽也。

▲賽屑

相傳賽爲烟台某名妓後身，洪鈞中舉人後，幕遊烟台，識一妓。訂有嫁娶約。時洪貧甚，妓資助之入京會試，及洪貴，竟棄妓不顧，妓憤而自縊死，故轉世索其命也。聞賽初生，臂上有齒痕，有前身齒臂盟之證也。（抽絲主人所著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中有洪狀元負妓故事的一段神話）

賽有姑母，嫁杭州狀元王文韶作妾。

賽下洪氏堂，偕姘夫孫少棠（名作舟）來滬，張豔幟於二馬路彥豐里。孫天津人，後偕赴津，開金花班於江岔胡同。

光緒三十二年，賽重來上海，旋嫁滬甯路職員黃某，黃於宣統二年病瘵死。

洪狀元夫人姓孫，脚小不善應酬，尤怕乘舟，故洪出使欲帶夫人，孫氏不願渡海隨行，賽氏遂得偕位公使夫人。

賽娘家趙氏尙有人，現居蘇州胥門外萬年橋下永順木廠內。

賽金花在津時，頗喜交接伶人，咸傳與譚叫天會有一段豔史，且以此得罪某權要，幾遭暗執。

洪狀元死，與賽通姦之洪宅俊僕名阿福，賽下堂，生一女而夭，聞即阿福孽種也。賽將葬，已擇地於陶然亭畔香塚側。吳子玉願爲書墓碑，碑文則請楊雲史撰作。

▲賽金花的貧乏

賽金花的逝去，引起了不少人的悲感，他報有北平通訊，對於賽之臨死記得很詳：

賽金花寓故都前門外居仁里十六號，平時生活極爲困窮。數月前會因欠租爲房主控於法院，賽氏因思鄉心切，復以貧乏不能扶母柩南歸，老懷抑鬱，時感不適，九月間患腹瀉，時發時止，最近便血，舊疾復作，轉爲慢性胃炎，不思飲食，祇以鴉片提神，迨後病愈甚。本月三日下午，湯水亦不能進，女僕跪勸，略飲藕粉，吃酥糖一塊，四日上午，臉突現紅，且狂笑，復作囈語曰：「如來佛，觀世音，教皇皆來了，洪老爺，魏老爺接我去同住了。」至二時三十分，此一代名花，便永辭塵世矣。

賽氏死前會將其心愛之五犬二貓，撫摩數次，并令女僕將所蓋舊綢被曷以女僕之布被，謂生前享盡榮華，老來貧苦正宜，不願死時再覆綢被也。賽氏死後，家中分文無存，僅收到賻禮十四元，後由各界人士爲之募款辦理善後，一面先爲之收殮。

棺木價值百餘元，入殮時內穿白布小褂褲，布襪，外着藍綢面粉紅布裏棉襖褲，藍色綢粉紅綢裏

旗袍，白布襪子，淡綠色紅蓮花華絲葛鞋，頭戴藍色紅蓮花綢製觀音兜，粉紅色棉被，陀羅經被各一，紅蓮花枕一，噫！出入德國皇宮之貴賓，結局乃如此耶。

賽於瀟留時曾鄭重告其女僕，謂伊屬猴，今年六十五歲，自幼至今，瞞去二歲，人因之僅知其爲六十三歲，賽氏生前嘗謂一生惟一魏斯炅是其知己，故爲之守節不嫁。

并且這位記者，到最後更因爲賽之貧乏，而不勝感慨，其實這感慨，是十分滑稽，「賽金花」這一個人的貧乏，是命定的，她在純粹封建社會之下既不能相容，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又無謀生之道，這樣的人而不貧困，到是一個奇跡。所以我們對於賽金花的不必要的憐惜，是錯誤的。

現在，賽死了，莫名其妙的人的廉價的感傷，是很多的，那末，我們在這裏也將不勝其指正了。

▲憶賽金花舊事

回首前程今非昔比 美人名士佳話長留

賽金花十五日卜葬陶然亭，一代名花，長眠黃泉，亦可憐矣，據友談，賽當生前鼎盛時代，張豔幟於津門，養了四個抬轎夫，加以娘姨大姐僕人不下六十餘人，枇杷門巷，堪推獨步，爲人手面極大，性慕風雅，喜結識士大夫，尙其亭以名公子外簡府缺，慨未得簡放道員，意甚愜愜，友好因尙將啓行，在賽處設

宴祖錢酒酣耳熱，飛箋各招所歡侑觴，一時鶯聲燕語，喧笑歡騰，尚無喜容。默然癡坐，察察色知情，低語尚曰：君何不改道員，尚告以妙手空空。如願，賽概贈二萬金，楊士驪未遇時，先後用賽不下十萬金。其時潘燕生亦爲賽所敬愛，青年慕賓之一（潘時年十四），髮尚綰紅繩，嘗親爲梳理，潘亦以得美人梳髮爲樂。先是在津應童子試，學使爲張英麟，取列第一，有人揚匿名帖考轅外，謂潘乳臭童年，縣府考皆未入試，院試竟列第一，顯係徇私，張怒甚，懸牌訂日比賽，報名者九人，屆期，潘要請既係比賽，應各竭所能，請勿發韻本，張首肯。詩題爲「管城子無食肉相」，得城字，潘警句有「羊頭慚福命，燕領誤功名」，餘人多走韻，賦題爲「棘刺之端爲沐猴」，以題爲韻，珠圓玉潤，雕雲鏤月，極擅勝場。浮議始息，事聞於賽，愛慕之極，多方招致，遂留情天中一段佳話焉。此次潘輓賽之文聯，係窠臼大字，筆力遒勁，如怒猊抉石，賽氏亦當含笑九原矣。

▲賽金花死之俄頃

賽金花於上月患肺癆，便血及爛舌症，曾由國醫汪逢春爲之醫治，惟所開藥方，須七八元，賽力不能勝，由汪氏簽字向藥店賒欠。惟雖經診治，病勢仍日漸沉重，已半月未進食，僅食酥糖月餅等物。因賽吸鴉片，故生命得稍延長。三日晚十二時，隨賽已二十五年之傭婦顧蔣氏，見賽神志昏迷，急爲之燒烟

賽勉強吸三四口，神志稍清。顧蔣氏之弟蔣乾方，亦隨侍賽氏十一年，此時乃爲賽出外購買酥糖，賽勉強進食一塊，似頗不安，目光發直，並作嚶語曰：「……我要上萬國公墓去了，教主來了，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來了，洪老爺也來接我了……」云云。

顧蔣氏此時乃急拍其肩，予以安慰。賽乃嘆曰：「我一世闊綽，實不料今日死於此破屋中；起初尙以爲老年可享清福，誰知今日竟如此窮困。人死不足悲，惟你（指顧蔣氏）及你弟弟隨我一二十年，由籍隨我北來，同受艱辛，實望一旦得志，厚報你們，今此願成泡影矣。」云云。

顧蔣氏尙欲上前安慰，而賽已瞑目，撫之氣絕矣。是時，屋中無鐘，大約爲二時半。至此，具有光榮歷史之賽金花，遂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年。（賽一向謊報歲數小二年，故六十三歲之說，不確。）

賽死後僵臥床上，迄下午三時，棺木尙無着落，僅有蔣廷梓者，送去購洋四元而已。

下午三時以後，晚報將賽之死訊傳播，各界乃紛往探視。計到有賽同鄉周少舫、表妹易太太、女友林太太、隣居王竹岩、李青山，經議論之後，向市會會長孫晉卿請求資助棺木。孫以賽於八國聯軍入城時，曾出力保民，當即應允，並允出面向各方募款。此時已晚八時，由孫簽字賒欠棺木，於八時半送到居仁里，九時許乃在各女友哭聲中入殮。

入殮後，棺材並未上梢，因尙須俟其六十六歲之弟婦來看遺容也。入殮畢，卽由扛夫八人，抬至三聖菴暫厝，定六日接骨。至於埋葬地點，經孫晉卿與各關係各方面商妥，在城南陶然亭香妃塚及鸚鵡塚旁安葬，以留後世之憑弔。

據隨侍賽已二十五年之顧蔣氏云：「賽對人極和藹，對僕人亦極厚道，故本人及弟隨賽多年，近數年雖分文不取，並將自己存款供賽使用，亦極甘心。賽死前希望有人爲她購一千元之楠木棺材，並希望將她母親之棺啓出，一併南運安葬。今此願併不可實現矣。」

又北平名畫家李苦禪、王青芳等，近以賽環境惡劣，會發起畫展會，向徐悲鴻等徵集作品共得六十幅，自四日起，在中山公園舉行，將售畫所得，悉數捐助賽氏。不料賽竟於開幕之日，卽與世長辭矣。

▲賽金花之生前死後

歷史上佔有位置之俠妓賽金花，最近病逝故都，身後情況，慘不忍聞，弔畢歸來，書之以告讀者。

〔貧病交迫〕 賽金花寓故都前門外居仁里十六號，平時生活極爲困窮，數月前會因欠租爲房主控於法院，賽氏因思故鄉心切，復以貧乏不能扶母柩南歸，老懷抑鬱，時感不適。九月間患腹瀉，時發時止，最近便血舊疾復作，轉爲慢性胃炎，不思飲食，祇以鴉片提神，迨後病愈甚，本月三日下午，湯水亦

不能進，女僕跪勸，略飲藕粉，吃酥糖一塊。四日上午，臉突現紅，且狂笑，復作嚙語曰：「如來佛，觀世音，教皇皆來了，洪老爺，魏老爺接我去同住了。」至二時三十分，此一代名花，便永辭塵世矣。

〔彌留一瞬〕 賽氏死前會將其心愛之五犬二貓，撫摩數次，并令女僕將所蓋舊綢被易以女僕之布被。謂以前享盡榮華，老來貧苦正宜，不願死時再覆綢被也。賽氏死後，家中分文無存，僅收得贖禮十四元，後由各界人士之募款辦理善後，一面先爲之收殮。

〔飾終典禮〕 棺木價值百餘元，入殮時內穿白布大褂褲，布襪，外著藍綢面粉紅布裏棉襖袴，藍色綢粉紅綢裏旗袍，白布襪，淺綠色紅蓮花華絲葛鞋，頭戴藍色紅蓮花綢製觀音兜，粉紅色棉被，陀羅經被各一，紅蓮花枕一，噫！出入德國皇宮之貴賓，結局乃如此耶？

〔更正年齡〕 賽於彌留時，曾鄭重告其女僕，謂伊屬猴，今年六十五年。自幼至今，瞞去三歲，人因之僅知其爲六十二歲，賽氏生前嘗謂一生惟一魏斯是，是其知己，故爲之守節不嫁。

〔停靈佛寺〕 靈柩於五日下午即抬赴黑審殿三聖庵，留一義僕在柩旁陪伴，有一沈姓老者，年六十有八，手執唵佛珠，前來弔奠，謂係賽氏鬢年之友，家中六日接三，募款結果，料尙不惡。

〔卜葬香塚〕 埋骨之地，將在陶然亭畔香塚鸚鵡塚之間，以供後世憑弔，但尙有一說，則將卜葬

於西山萬安公墓，賽氏生前最引以爲憾者，爲母柩猶未入土，故爲之辦善後，除維持二義僕顧蔣氏，蔣乾方之生活外，且將爲其母安葬於賽墓之側，藉慰死者。

〔關心國事〕 賽氏於病中每日必閱新聞紙，見前方將士均克盡厥職，各界踴躍捐輸，嘗語探病者云，我若年記還輕，必往前方看護受傷之將士，我若有家產又願全部捐作餉糈之用。迨後聞有樂觀消息傳來，在床上合掌唸阿彌陀佛不已，亦可謂關心國事者矣。

▲賽金花之葬地陶然亭

一代尤物賽金花謝世了！她生在國家騷亂時代，由於一種特殊的機緣而成了名。現在她死了，又由人把她葬在陶然亭——這個去處，又是詩人墨客所詠嘆的地方——芳名永著，長爲後人憑弔，也許是可以確定的了。

陶然亭是什麼一個去處，南邊的讀者未必曉得，現在不妨介紹介紹。

該亭係在北平城南，是清郎中江藻所建。亭基頗高，裏面曲房迴廊，可以遠眺。清清一代的詞人墨客，都借此地做觴詠地點。

但是，此地全是郊外風物，並且非常荒涼寂寥；所以，當北平城內的人厭倦了他們的生命，而一瞬

不視時，又常借此做一個歸宿地。「北邙惟見塚千堆，」此地有焉。

不過，北平四郊的墓地很多。爲何獨以陶然亭爲出名呢？則此中有着的一種文學上的因緣：在亂墳稠壘中，你可以找到使你感懷的詞句。

先談香塚，這是一個已經傾圮的墓，存着一塊尺半的墓石，上有銘云：

「浩浩愁茫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月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另有七絕一章，亦凄豔可誦。

「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滿綠汀，落盡天桃又濃李，不堪重續瘞花銘。」

這裏藏着什麼人呢？有的說是妓女名隋雲的歸宿地，有的說是香妃的秘密塚，但誰也不能確斷。此地另有一處名鸚鵡塚，也有一段銘文，文云：

「文令禍所伏，慧令禍所生，吁嗟作賦傷正平。」

此塚據說是某詞人焚稿處，把未刻的東西，把他葬了，多麼深的閒情呀！

賽金花一生事蹟，可泣可歌，亦凄亦豔，現在把她葬在這個地方，是最好沒有的了。

「香塚」上的那章七絕，也大可移贈賽氏呢！

▲賽金花的性格

在大公園地上看到一段彬彬先生紀念賽金花的文字，他的賽金花性格論，我非常贊成，他說：

「她有一個堅強的個性與爽直的性格，她總也不想靠什麼人。正有點像高爾基小說「瑪爾伐」中的女主角，賽金花所賦有的是迷人的魅力與靈巧的機智，她所希罕的是無人管束的自由，而以活動爲她第一的任務，她需要得到她自願意過的生活，她便付出了它的代價，講明白點，那也正是說，以她迷人的美色，她取到了一切的代價，在外國的時候，她把那些傾倒在她裙下的青年將校們，像玩具般地在她手中耍戲着，她感到了內心的愉快，回國後她掛出牌子做妓女，使那些富家公子衽袴子弟們，傾家蕩產來孝敬她，她給他們一點肉體上的滿足，然而她的「心」一點也沒有屬於任何人，她也並不是希罕他們的金錢，時常她便把多餘的金錢，施捨給窮人們。她高興這樣做，僅僅是爲了那對於她，是種無上的樂趣，八國聯軍打北京的時候，她以她的美色，阻止了聯軍的殺人放火。或許，人們會感激她拯救了無數的生靈。她這樣做的最大動機，然而還是爲了她以爲這可以在精神上給她更多愉快與慰藉。

她之所以會有一凄苦的晚年，也正是因為她有自矜的性格。她不事儲蓄，她看不起什麼人，她有那種自誇！

這樣的女子，彬彬先生稱之為歷史上的奇女子，「奇女子」三字大可斟酌。此外我們可以全部首肯他的性格剖析。封建制度下的女子，為數千年的傳統思想道德所壓迫，變成非常馴伏；但當她們有機會抬頭時，就變成一匹不可羈勒的千里馬，衝破一切籬藩。以活動為她們第一任務，以迷人的魅力與靈巧的機智，獲得她們所希望的無人管束的自由，上自專政的后妃，下至名妓歌女，其意識形態差不多是相同的。——造成了道德先生們眩目驚心的「女禍」。（孔子稱之為難養的女子）

這種唯美的享樂的性格，要以迷人的美色為其基石。賽金花苦在活得太久，所以晚景淒涼。實踐她的人生觀而一無缺憾，首推那十九歲便死去的蘇小小。美人真和英雄一樣，難得找到一個死得非常適當的時機，賽金花真有點可憐的！

▲賽金花的死

一個妓女的事，本來不足以關懷，多話；但她為着了國家的危亡，把自身的職業來利用，救亡，這是何等的重大！誰都要紅一紅臉的！

雖然是在一個滿清的時代，在現在的事蹟是變成了一劇戲，可是多少她能呼喚起深睡的大眾，她關懷國家的危亡，而舉出了的偉大的事，可不能看輕了她的職業。

妓女她能在國家危亡的中間，利用自己的地位！在今日的時代，竟有堂堂皇皇的大學生，不能看見了國家的地位，長宵在——舞場的狂歡——可是沒有了解民族的危機，誰都應當起來！

這一點上，我承認的，是多數的同情——她是一個民族英雄的女子，不可能看她出賣肉體的事，而看輕了她——妓女——的一生，這裏我們需要考究一下子，考究什麼？考究的國家在如此下面，竟沒有一個妓女那樣的身格嗎？那是笑話了！不是笑話，而是哭的可憐。可憐的不過是沒有妓女那樣的表現，却多得走狗家伙，出賣國家的身格！

對於她的生平，我們祇有可憐她。她所做的事，力量；畢生是被一般人的——狗頭傢伙的——輕視，埋沒。沒有誰能看重了她的偉大。——女子——祇有罵她是一個妓女中妓女的壞蛋兒！然而我們今日的國家，應當多少有些表示她的英雄，有可能模範她的事——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我們承認是一個英雄女子。

▲故都名士紀念賽金花

賽金花

一代名花賽金花既病逝，身後極為蕭條，幸賴平市各界人士，爲之辦理善後事宜，前日在黑審廠三靈菴接會，前往弔祭者甚衆，各界募款捐助者亦極踴躍。平市助葬籌備處之各界人士，昨日在三聖菴，招開臨時談話會，決議將賽之棺材上漆三道，將賽母靈柩運平，與賽並葬，各界募捐請送至實報館代收，並定本月十五日開弔，十六日出殯。又議決陶然亭香塚旁立一亭，中置賽之生平得意放大像片一張，以資永久紀念，又助葬籌備處，現計劃瘞棺地址仿西湖蘇小小六角亭，爲建紀念碑，當時議決下坑於南開窪子香塚旁，亭中設一石碑，上鐫祭文，文由金松岑撰，由楊雲史書，由齊白石篆刻。

▲哀賽金花

賽金花死了一個關係國家的浪漫女人，從此了結。她本身的是非，在她生前，已是聚訟紛紜，以後恐怕也是「蓋棺論不定」。但是據我們的看法，不論她的私德，她是個有功於中國的人，不談她對外交上有什麼幫助，僅僅是憑她口角春風，在庚子聯軍的鐵蹄下，救過多少人的生命財產，社會是慘酷的。爲了她是個妓女，縱然得過她的好處，也一筆抹煞。

此外，她給予浪漫女子的教訓，也不爲小，當她在柏林做欽差大臣夫人的時候，是何等風光？當她庚子年做賽二爺和聯軍總司令並馬遊街的時候，是何等風光？甚至她做博彩雲，列名四大金剛的時

候，又是何等風光，她想不到臨老在風簷老屋之下憔悴而死，以至於要靠人收殮遺體吧？

「以色列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像賽金花這樣絕代美人，天下聞名，有功國家，年老色衰，也不過如此收場，那些不如賽金花的女人，又一味浪漫的，不應該醒醒嗎？

▲對於賽金花的感想

我喜歡看戲，不大歡喜讀劇本。「劇」最好讓它具體的形象的表現和活動在舞臺上，纔有趣有道理。雖然文學史上也有既有趣，又有道理的劇本，永遠也不上演的。但劇的成功與否，我想總應該由「演出的效果」來決定它的評價。這一評價，最好以對觀衆的影響與感應作依據。也許有人要反駁；文明戲很合某一些觀衆的口味，使他們喝采叫好，那文明戲的評價如何？其實文明戲對不論那一階層的觀衆的影響客觀地說來都是不好的。夏衍先生作的「賽金花」一劇已上演了，爲了準備去看戲，我才把這劇本讀了一遍，這劇本我應該早讀的，它不是早已引起了戲劇界和文學界的熱烈評論了麼。

以歷史事件庚子拳亂作題材寫劇本是很值得的，「賽金花」這樣的人物，本來就極其戲劇的，拿她作主角也很夠味兒。有人曾經對此劇發過問：作者到底是以義和團事變爲主題呢？還是以賽金花個人爲主題呢？有人認爲他沒有把主題弄清楚。我以爲此劇的主題，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看起

來也不會好像有「兩個主題。」因為以前者爲主題，不能不以義和團的歷史事象的發展爲中心，而表出其前因後果及其意義，主角不能落在賽金花「這班子裏的姑娘」身上，即使她「這手是握過飛特麗皇后的手的」（原劇中語），又「和德國統帥瓦特西睡了一些時候」（魯迅語），如以後者爲主題，劇中這個女子的悲劇沒有發展到極點，而穿插和浮現了許多歷史上事件和人物。那末，此劇是社會史劇呢？還是個人悲劇呢？作者自己的解答是最恰當的：「諷喻史劇。」他是「描寫一幅以庚子事變爲後景的奴才羣像，從賽金花到魏邦賢，都想安置在被寫的焦點之內。」因為他在一個北國的危城困居兩月。聽人講述三十七年前拳匪情景，聯想到當前狀況，「於是就想以披露漢奸醜態，喚起大眾注意，『國境以內的國防』爲主題，將那些在這危城裏面活躍着的人們的面目，假託在庚子事變前後的人物裏面，而寫作一個諷喻性質的劇本。」（夏衍「給演出者的一封信」，發表於文學界創刊號。）這是作者自己表明的寫這一劇本的動機，雖然，此劇並沒有切合的以「國境以內的國防」爲主題，但他確實是以庚子當年的那些漢奸的醜態與無恥的賣國行爲來諷喻面前的現實。我想，這樣纔沒有曲解作者的意思，而此劇的「國防」意義也即在此了。

最淺薄的曲解，是把賽金花看做一個民族英雄，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愛國報國的志士，北京老百

姓的大恩人。難怪魯迅先生的最後遺筆也沒有忘記諷刺一下：「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的主題』連義和團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見中流創刊號：「這也是生活」文內）魯迅先生是諷刺這些以賽金花爲「九天護國娘娘」的人，顯然沒有諷刺了作者，因爲作者「最中心的主題」並不在捧賽金花，他並沒有將女主人公寫成一個「民族英雄」，他明白地寫出一個「以肉體博取敵人歡心而苟延性命於亂世」的女子，不過她較那些「高踞廟堂之上對同胞昂首怒目，對敵人屈膝蛇行的人物」，她多少的還保留着一些人性。因此他「祇想將她寫成一個當時乃至現在中國習見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點的平常女性。儘可能的真實地描寫她的性格，希望寫成她祇是因爲偶然的機緣而在這悲劇的時代裏面串演了一個角色。」引同前的夏衍的信）作者寄與她以同情，他的女主人公是不一定能了解的，老賽金花或者以送她十元錢的大帥爲同情她呢。

我們這樣來理解賽金花，並沒有減輕這位「一句話救了千千萬萬的性命」的「觀世音」出現在歷史上的人物的意義，我們應該和劇作者一同把握他的主人公的真實性（是不是不夠呢？或者誇張呢？）我們可不妨同情她，但決不是把她當做「九天護國娘娘」像三十七年以前的北京老

百姓一樣。我們應該把賽金花當做歷史的諷喻的中心看。「在這種國家大變的時候，能夠真真正正百姓們講話的不是什麼大官大府，倒是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原劇中語）這諷刺滿清無能的官員夠多惡呢！「中堂大人」都辦不了的事，却靠賽金花對洋人賣一點兒小面子，這盡了諷刺藝術的能事了。

「賽金花」這劇本，却也不是沒有缺點的。我雖不懂得作劇法和戲劇技巧，我總覺得這劇的情節的發展和場面的連貫都不大好，劇的場面太散漫，劇的調子也欠統一，或者演成電影要好些，這要看演出成績如何纔有定評了。其次是人物除主人公及二三人物（李鴻章、孫家鼎、魏邦賢）的個性凸現以外，其他的確都太漫畫化了。（瓦特西也就是如此）演出時如導演演得好，這一點是可以補充一些的。至於劇中所反映的「義和團」，祇寫了它壞的暴亂的一面，而忽視了當時中國人民的反帝的正義的情感的托出，這是作者對於歷史的真實理解缺乏更深湛的識見和表現。整個地說：這劇的歷史意義雖不及「最初的歐羅巴之旗」和「怒吼吧中國」諷刺意義，也沒有像郭戈里的「巡按」一樣的美滿的充分貫穿全劇，但它仍不失為中國劇作中的力作，在歷史劇和諷刺劇的意味上都還是最初的收獲，關於它在國防戲劇上的應得相當評價，是無人能否認的。

▲賽金花死了

賽金花死了。

賽金花是曾顯赫過一時的，所謂「九城芳譽騰人口，從此爭傳賽二爺。」賽金花是不但以愛嬌來博得大人先生們的歡喜，也是以豪放來使人「爭傳」的。——在三十多年前的封建勢力下，她敢毫無顧忌的打破男女的界限，這大胆就夠使縮頭縮腦的人們怔住了。

但也因之她被某些大人先生們看成爲「奇裝異服，招搖過市的國家將亡的妖孽。」

「正派」的大人們把她當作「國家將亡的妖孽」看，理由是再也淺近不過的：大凡一切舊的東西，牠在將形沒落而又沒辦法來補救牠的沒落的時候，牠總妒忌，怨恨，因而想破壞一切新的東西起先所反對破壞的新的東西，或許還與舊的有直接的利害衝突，久而久之，因爲覺得新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堅強，要破壞實在已不勝其破壞，也無法加以破壞了，於是便祇好閉着眼睛，不管其怎樣的亂夾一通，也因爲更大的新的勢力已不是他們的能力所能破壞，於是便祇好揀弱小的進攻。新裝的所以被視爲「奇裝異服」者，她的罪孽，實在並不在乎「奇異」，而是因爲是牠「新」的緣故。

所以，「正派」的大人先生們雖把她當爲「國家將亡的妖孽」，民衆們却是對她同情的。對她

同情，倒並不在於民衆們比大人先生們的見識高超，知道國家的亡不亡。根本與「奇裝異服」無關，他們也決不會把念頭轉到「奇裝異服」上去；實在是因爲她的大胆，她的敢與傳統觀念反抗的行動，爲使他們怔住了，才直覺地覺得她的可愛。民衆們在幾千年來的重壓下，雖是卑怯地不敢稍示反抗，但是對反抗者的崇拜的心理却是有的。

至於有些自命風流的大人先生們的喜歡她呢，却也有些近乎這點。她是個愛嬌的女人，但她却不同於別個祇知愛嬌的女人，別個女人在唯命是從之外，便再沒有別的，她却還有青春潑刺的精神，敢把愛熱鬧的脾氣發揚出來，於是一般自命風流的大人先生們在玩厭了多愁善病的林黛玉式的女人之餘，便因爲她的新奇刺激，來喜愛她了。何況，她還有了「欽差夫人」「狀元夫人」的頭銜，一有頭銜，是古今一例都當做奇貨看待的，就說現在罷，「皇后」「校花」不是就比普通的要求得價值嗎？

自然，民衆們對她的不忘，是還另有更大的原因的。這原因，抄一句「賽金花」劇本中的台詞，是「在這種國家大變的時候，能夠真真替百姓們講話的不是什麼大官大府，倒是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因爲「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倒救了他們的生命，而那些大官大府却倉皇不知所

措，民衆們即使再不濟事些，誰給他們好處，誰給他們壞處，却總知道的。雖然在事後賽金花他並沒有得到民衆們多大好處。

賽金花是以偶然的機緣以肉體博取敵人的歡心而能苟延性命於亂世的一個，因為這偶然的機緣，她能夠「賣一點兒小面子」對百姓們向敵人求求情，更因為各帝國主義內心的矛盾，她算替西太后盡了一件大臣們所不能盡的「功業」。（請不要忘記，這「功業」是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由天津大沽至北平之路，不得設兵備等十二項辱國條約換來的。）這是不足為訓的。現在賽金花死了，賽金花的時代是否也隨了賽金花的死而死了呢？——這是頗堪回味一下的。

▲改正年表（公歷一八七四——一九三三）

清同治十一年十月九日，落生於蘇州城內之周家巷。

時洪鈞已三十六歲，已於六年前中戊辰科狀元矣。

清光緒七年，十歲。

小時最喜歡喫徽州的「狀元飯」（紅苧菜加豬油拌飯），人皆謂將來必定嫁得狀元也。

（註）伊之所謂小時，當在十歲以前，故記於此。

清光緒十年，十三歲。

是年洪鈞丁母憂，守制家居。

清光緒十一年，十四歲。

十幾歲上，出落的俊俏非凡，有時閉立門首，蘇州撫台學台乘輿經過，皆頻頻凝目注視伊之芳姿。

（註）伊自云在十幾歲時，故列於此年。

清光緒十二年，十五歲。

是年春，被蘇州一個拉繆的金雲仙引誘至花船應客，繼而遂公開爲娼，但作清倖。

就在這時認識了洪鈞。

清光緒十三年，十六歲。

嫁洪鈞，正月十四日過娶。四月洪服滿，隨同晉京。五月洪被簡派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大臣，又隨洪

赴歐洲。

清光緒十四年，十七歲。

在歐洲。

是年伊祖母因賒懷伊之遠涉重洋，成病逝世。

清光緒十六年，十九歲。

是年在柏林生一女，名德官。

洪任滿，隨洪返國。洪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

清光緒十七年，二十歲。

在北京。

清光緒十九年，二十二歲。

是年八月洪鈞卒。十月伴靈返蘇州，脫離洪氏。

清光緒二十年，二十三歲。

是年春赴上海，設『書寓』於二馬路之彥豐里。初，自己不挂牌，嗣因欲瞻丰采者衆，遂規定每禮拜六禮拜日兩天待客。這時認識了李鴻章威宣懷諸人。

清光緒二十一年，二十四歲。

在上海。

察 金 花

清光緒二十四年，二十七歲。

是年北來。在天津江岔胡同開『金花班』。

結識楊立山德馨。

清光緒二十五年二十八歲。

是年受楊德之慫恿，由津遷京，住李鐵拐斜街鴻陞店內。京裏以前無南班，還是由她開的頭。

冬，移居前門內高碑胡同，未幾，官廳禁止口袋底的曲班，（詳見前）內城不准立樂戶，遂又回天津。

清光緒二十六年，二十九歲。

是年五月，因義和團作亂，逃出天津。逗留小稍子口月餘，又逃通州。七月聞津陷復逃京。途中備嘗艱苦。

抵京數日，洋兵即入城。伊先借住西城僕人家，旋又遷南城。

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爲北京人民說項，免禍不少。

清光緒二十七年，三十歲。

是年爲豎立克林德牌坊事，諄勸克林德夫人。

清光緒二十八年，三十一歲

是年冬，騎馬由外歸，途遇馬車，已馬狂奔，墜地受傷，經年始瘡。

清光緒二十九年，三十二歲。

是年由一著名堪輿家金某代覓得陝西巷內一房，謂具有龜形，最宜開「班子」，遂租賃正式組

織南班，事由兒果旺。

清光緒三十年，三十三歲。

是年八月回蘇州葬弟。

清光緒三十一年，三十四歲。

是年夏四月北返，五月因班妓鳳鈴吞煙死，被逮入刑部獄，旋解原籍。

清光緒三十二年，三十五歲。

是年春，重張豔幟於申江，門上懸牌曰「京都賽寫」，旁邊附註洋文。

清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六歲。

是年嫁滬寧鐵路委員黃某（？）。

清光緒三十四年，三十七歲。

是年女德官死。

民國二年，四十二歲。

是年黃某死，再到上海（？）

識魏斯良。

（註）光緒末宣統初間，伊曾嫁一滬寧鐵路職員黃某，民初黃死，再至上海，始識魏，惟撰者僅知大概，不能詳，故疑記之。

民國三年，四十三歲。

在上海。

民國六年，四十六歲。

是年隨魏至北京，住前門外櫻桃斜街。

民國七年，四十七歲。

是年六月二十日在上海與魏斯良結婚於上海新旅社。

不久仍來北京。

民國八年，四十八歲。

在北京。

是年歐戰告終，移克林德牌坊於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改名公理戰勝牌坊。舉行紀念會時，伊曾被邀參加。

民國十一年，五十一歲。

是年春，母歿於京。夏閏五月，魏亦病逝。

與魏家族不相容，遂隻身攜一顧姓女傭，賃居天橋迤西之居仁里。景况日漸窘困。

民國二十二年，六十二歲。

冬，劉半農、鄭頻、孫商、鴻達訪伊，作『賽金花本事』，藝林傳爲佳話。

民國二十五年卒於平寓，享年六十五，葬陶然亭。

編者洪寄萍